

尚書集注述疏

尚書集注述疏卷一

順德簡朝亮述

虞書

虞舜氏。遂以爲有天下之號也。虞舜者。受之唐堯。而傳之夏禹。故書紀三聖。獨稱曰虞書。董子所謂三聖相受而同一道也。論語稱堯曰咨爾舜。天之祿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述曰。虞書。今存者若堯典。今亡者若舜典。若大禹謨。此三聖之事也。尚書大傳。堯典之前。題曰虞夏傳。唐傳。堯典之後。題曰虞夏傳。虞傳。禹貢之前。題曰虞夏傳。夏傳。蓋有傳則有書矣。書孔疏云。劉向別錄。馬鄭王本。皆題曰虞夏書。

今不從者。以古無兼稱也。文十八年左傳云。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此虞書專稱也。僖二十七年左傳。引夏書曰。賦納以言。此引虞書皋陶謨爲夏書。稱夏則不稱虞也。賦納以言。夏禹之辭。故引爲夏書。猶周書鴻範箕子之辭。而左傳引爲商書也。謂夏史爲之。繫於夏書。則鴻範周史爲之。何以繫於商書乎。今日虞書。從古稱也。非自東晉梅本而始然也。許氏說文引唐書曰。棋三百有六旬。猶伏生唐傳之例也。又引虞書曰。旁述倖功。猶古稱之例也。大戴禮云。虞史伯夷。此虞史之名僅存者也。董子者仲舒也。引三聖者。見漢書本傳。

堯典

堯唐帝名。典常也。經也。堯立萬世之常經。史記曰。尙書獨載堯以來。

述曰。陸氏釋文。引馬云。堯諡也。放勳。堯名。非也。白虎通。引禮諡灋云。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此妄爲之辭。今周書諡灋篇無文也。禮檀弓云。死諡。周道也。則諡以易名。古未有也。商頌云。在武丁孫子。武丁名也。史記云。帝舜者。名曰重華。名猶號也。孟子云。名之曰幽厲。非二王名也。經云。有齔在下。曰虞舜。此舜名也。帝曰。格汝舜。君名其臣也。舜名則堯亦名也。爾雅釋詁云。典常也。釋言云。典經也。說文云。典。从冊在六上。尊閣之也。尙書者。衆史之大名也。虞書者。繫虞諸篇之大名也。堯典者。當篇之小目也。宋元以

後。大名列上。小目列下。雖非古而可從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思息吏反又如字被皮寄反

此總言堯之勳德。冒下文通篇而言也。曰與越通。曰若者。蔡氏謂發語辭。猶召誥言越若來也。稽考也。曰若稽古。此絕句也。蓋史敘起之文。放勳。堯號。鄭氏讀放如字。大也。勳功也。論語所謂大哉堯之爲君。巍巍乎其有成功也。帝堯曰放勳者。史稱其號也。欽敬也。敬者萬幾之本。聖人之要道也。蔡氏謂首以欽言。此書中第一義也。明者堯無不明。而莫大於知人之明也。文者萬世人文。繇堯而著也。論語所謂煥乎其有文章也。思如易敎思无窮之思。季札所以

歎唐民思深而知堯德也。蓋敬則明。明則文而思矣。敬貫
內外之德。明在內而察於外。文在外而發於內。思在內而
通於外。安安者。蔡氏謂無所勉強。所謂性之者也。允信也。
恭者。敬之著於外也。堯信恭。故惡共工之象恭也。克能也。
堯之敬讓。至於能讓天下也。皆堯德所以爲放勳者也。被
及表外。格至于於也。鄭氏曰。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
於天地。冒莫報反。絲與由同。強上聲。惡烏路反。

述曰。文選東都賦注。引曰。作粵。漢志引武成云。粵若來。今
召誥有此文。粵作越。蓋皆通也。釋詁云。粵于曰也。又云。粵
于於也。易繫辭傳云。於稽其類。呂刑云。若古有訓。此其辭
近之矣。蔡氏者。沈也。從學朱子。宋史有傳。詩文王有聲。毛

傳云。考猶稽也。則稽者考也。釋詁云。古故也。盤庚云。古我先王。古我前后。遠近皆稱古也。三國志高貴鄉公紀引鄭氏云。稽古同天。言堯同于天也。又引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偽孔傳與王同。王氏鳴盛謂禮儒行注云。稽猶合也。合則同矣。周書周祝篇云。天爲古。易說卦云。乾爲天。虞氏逸象云。乾爲古。此王氏之申鄭也。今攷皋陶謨云。曰若稽古。文與此同。夫皋陶人臣也。以人臣而同天。是等君也。而可乎。老子云。是謂配天古之極。非人臣之謂也。孫氏星衍謂堯稱帝。故謂之同天。論語云。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文選魯靈光殿賦云。粵若稽古。帝漢祖宗。張載注云。若順也。稽考也。言能順天考行古之道者。帝也。白虎通引禮諡法。

云德象天地稱帝。詩商頌云。古帝命武湯。箋云。古帝。天也。此孫氏申鄭附王。以通皋陶謨也。若順。釋言文。今攷易繫辭傳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蓋堯變通古道者也。豈順考行之已乎。周書武穆篇云。曰若稽古。昭天之道。此其篇首以四言絕句也。則讀曰若稽古帝堯。失之矣。讀者之失。朱子未之正焉。然朱子固以爲史敘起之文也。凡言蓋者。釋義之辭。易傳中庸。雖迭用之。猶不易爾。僞傳云。堯放上世之功。書疏以放效言之。非也。經言勳不言上世也。鄭氏者康成也。後漢書有傳。釋文云。放。方往反。徐云。鄭王如字。今從如字。古之六書。音轉義同。不以四聲異也。詳下觀刑疏。放文從方。易云。直方大。論語云。固

天縱之將聖。釋詁云。將大也。放之必大也。蔡傳云。放至也。猶孟子言放乎四海也。言堯之功大無不至也。今不從者。經言放勳不言勳放也。說文引勳作勳。勳功。釋詁文。孟子引堯典曰。放勳乃殂落。又引放勳曰。勞之來之則放勳。堯號也。朱子謂史以贊堯。孟子因以爲堯號者。非也。史記云。帝堯者放勳。大戴禮言帝堯云。高辛氏之子也。曰放勳。皆稱其號也。後漢書馮衍第五倫傳注。引書緯攷靈耀云。欽明文塞晏晏。此緝文之異。段氏玉裁以爲其從今文也。塞者。思之聲轉也。後漢書鄧壽傳注。引鄭書緯注云。道德純備。謂之塞。非經之本義也。晏與安通。漢書古今人表晏孺子。卽左傳之安孺子也。爾雅釋訓云。晏晏柔也。以言此經。

則其義偏矣。釋文引馬云。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馬据周書諡癯篇也。文明之訓。亦据昭二十八年左傳也。馬釋思爲塞。純備者。寒實之義也。書疏引鄭云。敬事節用謂之欽。慮深通敏謂之思。引鄭文明之訓。亦與馬同。今不出馬鄭者。爲汎也。僞傳云。安天下之當安。傳於經病漆文也。釋詁云。欽。敬也。易之文言。乾以言誠。坤以言敬。乾象中實。故言誠。萬物無不備也。坤象中虛。故言敬。萬物無所私也。乾坤之德。聖人之心。其虛而敬也。皆其實而誠也。謂聖人言誠。下學言敬。非也。論語云。脩己以敬。又云。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言聖人之敬也。皋陶謨云。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敬之道也。詩文王云。於緝熙敬止。毛傳云。緝熙。光明也。中庸云。自誠明謂之性。誠則明矣。皆言乎其內外也。蔡傳謂敬體而明用。於義未融也。易以離明爲文。故曰天下文明。中庸云。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文理之別。繇其明也。密察之別。繇其思也。易賁彖傳云。文明以止。人文也。止者。思不出位而止其所也。臨象傳云。君子以教思无窮。教思者。文思也。攷工記。臬氏量銘云。時文思索。其時文則思灋也。文在外而發於內。故明夷云。內文明。思在內而通於外。故鴻範云。思曰睿。睿作聖。言其通也。襄二十九年左傳。言季札觀樂云。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則堯之思可知也。朱子以爲敬者其本。

能敬斯能明。惟明故文而思。蓋遞言之也。中庸云。或安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今言安安。異於詩之言勉勉也。故孟子云。堯舜性之也。釋詁云。恭敬也。鴻範云。貌曰恭。言在外也。孟子云。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故信恭爲美也。允信。釋詁文。克能。釋言文。孝經云。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非敬不能讓也。書疏引鄭云。不懈於位曰恭。推賢尙善曰讓。今不出之者。鄭以恭通共。詩韓奕云。夙夜匪懈。虔共爾位。此言勉行者。不可以言安行也。讓義自明。可無訓也。大戴禮云。放勳。富而不驕。貴而不豫。言堯之恭讓也。釋言云。光。充也。僞傳從之。今從鄭義。蓋義通則取其著者也。鄭義見詩噫嘻疏。莊二十二。年左傳云。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此

易所謂光大也。禹貢云。西被于流沙。被者及也。論語云。必表而出之。表者外也。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四表者四海之外也。立政云。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在外言四表。猶在末言四裔也。說文引格作假。格至。釋詁文。詩抑作格。雲漢作假。毛傳皆云至也。易繫辭傳云。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詩大明疏引大誓云。格于上天。下地。此聖人立三才之極也。易傳爾雅。一訓爲一也之辭。今注有數訓而爲之者。詩關雎。毛傳云。淑善。逮匹也。卷耳。毛傳云。懷思。寘行。列也。其例也。已訓則多不重訓者。省文也。無訓而徑言其義者。漢書藝文志云。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爾雅之釋。詩序之文。皆異條而同貫焉。故

疏者所以疏通之也。宜乎其雜而不越矣。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於古文鳥

此以德化申言放勳也。俊大學引作峻。朱子謂明。明之也。峻大也。蔡氏謂堯之大德。卽上文所稱也。九族同姓也。鄭氏謂上自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是也。家之親者也。既已也。睦敬和也。平均也。言恩誼之均。章明也。言節文之明。百姓百官族姓也。鄭氏謂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是也。國之貴者也。官族化行。則國人可知也。昭光。協合也。萬邦天下諸侯之國也。黎衆也。於歎辭。變者德之化也。時是雍和也。歎衆民化是和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又

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蓋化是和也。此德化之序也。真氏曰。明俊德者。脩身之事。其下。卽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堯典。其大學之祖與。誼與義同。大和之大音太。與音餘。今作歟。

述曰。詩雨無正云。不駿其德。釋詁云。駿大也。與俊峻皆通。大戴禮夏小正云。俊也者大也。史記作馴。蓋馴者俊之聲轉也。徐廣云。馴古訓字。今攷周官土訓。鄭司農讀訓爲馴。則改讀非古字也。或曰。訓與順通。今攷詩抑云。四方其訓之。又云。四國順之。則訓與順不同也。或曰。馴順也。易文言云。馴致其道。又云。蓋言順也。順德者孝德也。今攷孝經云。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故於俊德而言親睦。則順義在其中矣。漢書平當傳。引峻德與大學同。而推

其親九族者曰人之行莫大於孝是也。書疏引鄭云。俊德
賢才兼人者。鄭以明揚爲義。尊賢而親親也。中庸云。脩身
也。尊賢也。親親也。又云。取人以身。則脩身不尤先乎明德
者。脩身也。鄭大學注亦云。皆自明明德也。鄭九族義見釋
文。蔡傳從鄭義。而又云。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不自亂
乎。桓六年左傳疏引許氏五經異義云。今禮戴尚書歐陽
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
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
族。己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
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
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尚書說。

九族者。從高祖至元孫。皆同姓。謹案禮。總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但施於同姓。鄭駁之云。元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唯是三族之不虞。此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服皆總。禮雜記。總麻之服。不禁嫁女取婦。是爲異姓不在族中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元孫。昭然察矣。或曰。儀禮喪服小功章云。爲外祖父母。從母。則異姓之服有小功也。雜記云。己雖小功。旣卒哭。可以冠。取妻。則未卒哭不可也。此鄭之疏也。繇今攷之。此可以難鄭。而不可以破鄭。申歐陽也。

周官云。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禮大傳云。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則異姓不稱族也。爾雅釋親。於內宗則謂之族。曰宗族。於母妻則謂之黨。曰母黨。曰妻黨。此九族同姓。萬世不易也。詩常棣毛傳云。九族會曰和。蓋言同姓之兄弟也。周官者。周禮之舊名也。漢志云。周官經六篇。荀悅云。劉歆以周官爲周禮。故今從舊則稱周官。而引鄭者。稱周禮也。說文云。睦。敬。無也。無與和通。周官大司徒云。六行。孝。友。睦。婣。任。恤。睦。次孝友。明德而睦。其序也。桓三年穀梁傳云。既者。盡也。今訓已者。詩汝墳毛傳義也。詩常棣云。兄弟既具。和樂且孺。既者。已也。詩節南山言師尹之官失德也。其詩云。赫赫師尹。不平謂何。

又云。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傳云。均。平也。則平亦均也。詩
鴈鳩言君子之正國人也。其詩云。其子七兮。毛傳云。鴈鳩
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故平者。恩誼之
均也。平。大傳作辨。詩采菽。毛傳云。平平。辨治也。辨。與辨通。
詩疏引大傳言之。史記作便。論語鄭注云。便便。辨治也。後
漢書劉愷傳注引鄭云。辨別。章明也。士冠禮。章甫注云。章。
明也。言以表明丈夫也。詩裳裳者華。言世祿似續之賢臣
也。其詩云。維其有章矣。鄭箋云。章。禮文也。坊記云。夫禮章
民之別。樂記云。樂章德。又言堯樂云。大章。章之也。故章者。
節文之明也。鄭百姓義。見史記集解。蔡傳云。百姓。畿內庶
民也。今攷中庸云。子庶民則百姓勸。此百姓之爲庶民也。

論語云。脩己以安人。又云。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蓋絲人而稱百姓。濟衆之病。非畿內已也。楚語云。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然則古之百姓。必其官質而能言。能使其君聽達之者矣。今攷於經。上言百姓。下言萬邦黎民。則百姓者。百官族姓也。自九族推之也。虞書考言以試百官。禹貢云。錫土姓。非卽楚語之義乎。詩天保云。羣黎百姓。徧爲爾德。毛傳云。百姓。百官族姓也。蓋毛不以百姓言羣黎也。白虎通云。尙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者何。以爲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聲有五音。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異氣殊音。

悉備。故姓有百也。非也。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又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此族姓所繇定也。周語云。司商協名姓。協者吹律合之。而非定之也。漢書京房傳。言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自定者非必然也。論衡云。孔子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豈足据乎。百成數也。五五二十五而四之。則鑿矣。昭光釋詁文。協史記訓合。今從之。王充論衡引作叶。從今文也。江氏聲云。光破四表。言四海之外也。若以九州言萬國。則反小矣。江說從論衡而失之也。漢書地理志云。昔黃帝方制萬里。畫墁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故易稱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書云。協和萬國。此之謂也。漢書引邦作國。禮王制鄭注。言

春秋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惟謂中國耳。鄭義是也。周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此非中國。故不言玉帛也。唐制五玉三帛。中國羣后之摯也。禹貢云。成賦中邦。羣后之邦也。然則何以不言四海之外乎。皋陶謨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蓋四海之外。聖人以不治治之。故言放勳。則言四海之外。言明德化民。則言中國。此以見聖人治天下之序也。皋陶謨云。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言四海之外也。萬邦黎獻。共爲帝臣。惟帝時舉。言中國也。中庸言至聖云。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

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言自中國而及四海之外也。大戴禮言堯之德云。四海之內。莫不說夷。蓋內者中國也。黎衆。釋詁文。蔡傳云。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蔡說與漢書鮑宣傳注同。蓋如秦所稱黔首也。皓首之民安在乎。禮祭義云。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蓋黔首不足以盡萬民也。詩桑柔云。民靡有黎。毛傳云。黎齊也。此以音訓也。齊者衆也。於古文烏。詩文王。毛傳云。於歎辭。時是釋詁文。詩般云。於皇時周。其句例也。詩何彼穠矣。毛傳云。肅敬。離和也。樂記云。肅肅敬也。離離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言德之化也。真氏者。德秀也。宋史有傳。自大學引明德。

之文。司馬氏光稽古錄。遂以脩齊治平言此經。朱子從之。
眞氏大學衍義。又以此經冠焉。經術之儒。發明大義。非璣
璣章句爲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

吳何老反

自此而下六節。以授時申言放勳也。乃者。語辭。羲氏和氏。
司授時之官。蓋此先總命仲叔。下文又分命申命而要其
成也。鄭氏謂羲和重黎之後。又疑此爲羲伯和伯者。非也。
若順也。元氣廣大曰昊天。厯數也。言以度分之數紀之。象
像也。言以機衡之器像之。日月星辰者。總其大綱而言。蔡
氏謂日陽精。月陰精。星二十八宿五星也。辰。日月所會十
二次也。天時謂之民時者。敬天所以勤民。不違人而言天

也。

要平聲重直龍反宿音秀

述曰。釋詁云。迺也。詩稱迺者。皆語辭。周官賈疏序引鄭云。堯育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使掌天地之官。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四時。又命四子爲之官。蓋春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掌四時者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今攷呂刑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楚語云。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

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繇是言之。呂刑言乃命重黎。未嘗言乃命羲和也。楚語言重黎氏。言程伯休父。言司馬氏。未嘗言羲氏和氏也。史記厯書。謂堯復遂重黎之後。而立羲和之官。揚雄漢言。謂羲近重。和近黎。亦意言之爾。重黎氏世敘天地。重司天。黎司地。而羲和則專司天也。司天屬神。司地屬民。而羲和則專司民時也。且鄭語云。荆子熊嚴重黎之後也。又云。黎爲高辛氏火正。命曰祝融。蓋鄭語以重黎爲一人也。與楚語異矣。豈始分官而後合歟。然楚語言重黎氏世敘天地。又言別其分主。則分而非合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使重爲句芒。

該爲蓐收。脩及熙爲元冥。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犁與黎通。則重黎之所出不同也。夫高辛者帝嚳也。史記楚世家云。重黎爲帝嚳火正。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蓋本之鄭語。亦以重黎爲一人也。苟爲一人。則愈非羲和矣。周官六卿。列天地四時。唐制未有聞也。羲和四子。不可以爲六人也。漢書百官公卿表。謂命羲和四子。是也。大傳言八伯。曰羲伯。曰和伯。伯者其官。猶王制言八州八伯也。非長乎仲叔之稱也。仲叔者目其人。猶詩言南仲方叔也。經固不言伯也。若順。釋言文。詩黍離疏。引許氏異義云。今尙書歐陽說。春日昊天。夏日蒼天。秋日旻天。冬曰上天。爾雅亦云。古尙書說。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

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謹案尚書堯命羲和。欽若昊天。總敕四時。故知昊天不獨春也。鄭駁之云。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己情所求言之。非必於其時。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也。鄭義是也。今爾雅釋天云。春爲蒼天。夏爲昊天。蓋於許所稱。春夏互易。秋冬則同也。釋詁云。厯數也。大戴禮云。帝嘗厯日月而迎送之。周髀云。包犧立周天厯度。蓋治厯非度分無以爲數也。管子云。伏羲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言厯度也。易繫辭傳云。象也者像也。又云。以制器者尙其象。則象天必有其器也。經云。在璿機玉衡。以齊七政。舜之所察。卽堯之所象者也。易繫辭傳云。縣

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蓋日月爲厯象之先焉。說卦云。離爲日。坎爲月。言離得乾之二陽。坎得坤之二陰也。說文云。日實也。太陽之精。不虧。月闕也。太陰之精。周髀云。日兆月。月光乃出。蓋日猶離火。火則外光。月猶坎水。水則內景也。禮運云。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此陰陽之應。晦朔弦望。所絲準也。日月之行。而歲成矣。詳下三百六句疏。縣古懸字。周官馮相氏云。掌二十有八星之位。而周官不著其星名。爾雅釋天。著星名十七而已。月令著星名二十六。有建弧。無箕昂鬼張。史記律書著星名二十八。有建罰狼弧。無斗觜井鬼。謂畢爲濁。謂昂爲留。謂柳爲注。蓋不同也。

今攷東方蒼龍七宿曰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朱鳥七宿曰井鬼柳星張翼轸。西方白虎七宿曰奎婁胃昂畢觜參。北方元武七宿曰斗牛女虛危室壁。此二十八宿之名。淮南子時則訓漢書律厯志皆備焉。而虛昂之名著於堯典。則堯時當列二十八宿也。二十八宿所以紀天之度。皆日之所躔。月之所離。五星之所步者也。五星者東方木曰歲星。南方火曰熒惑。中央土曰填星。西方金曰太白。北方水曰辰星。此五星之名。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皆備焉。填讀若鎮。厯家以二十八宿爲經。五星爲緯。蓋若織之經緯然也。周官大宗伯云。以實柴祀日月星辰。鄭注云。星謂五緯。而書疏於此經。謂鄭以星辰爲一。授時無取五緯者。非

也。夏小正云。四月初昏。南門正。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則衆星猶以紀時也。况五星乎。鄭七政注亦云。日月五星也。易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文七年左傳引夏書而釋之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此六府之五行。在地成形者也。五星則在天成象者也。皋陶謨云。撫于五辰。辰時也。所謂播五行於四時也。史記麻書云。黃帝考定星厓。建立五行。則堯之授時。其測五星可知也。經固統言星也。鴻範言五行。又言星辰。則星不得舍五行言也。五星之行。步而紀焉。詳下以齊七政疏。昭七年左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蓋東方三次。曰。析木。大火。壽星。南方三次。曰。鶉尾。鶉火。鶉首。西方三次。曰。實沈。大梁。降婁。北方三次。曰。諏訾。元枵。星紀。此

十二辰之名。散見於左傳國語爾雅諸書。而漢志皆備焉。月與日一歲十二會。故布周天爲十二次也。十二次者。二十八宿之所分也。以十二子言之。析木寅也。大火卯也。壽星辰也。鶉尾巳也。鶉火午也。鶉首未也。實沈申也。大梁酉也。降婁戌也。諏訾亥也。元枵子也。星紀丑也。故周天者。渾圓之象。非可象以平圓之圖也。以意通之可矣。今以圖附堯典後焉。昭元年左傳云。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邱。主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襄九年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蓋遷閼伯實沈者。帝堯也。名參次爲實沈。堯時未有也。釋天云。星紀斗牽牛也。蓋周初

冬至日在牽牛。其季年則在斗。皆星紀之次也。然則辰名始於周乎。夏小正云。五月初昏。大火中。則大火之次。夏時著之矣。夏承唐虞。則堯時列十二次可知也。其次名殆不盡同也。襄三十年左傳云。歲在娵訾之口。迨昭十一年言之。則云歲在豕韋。蓋豕韋者。娵訾之異名也。次有異名。堯時無絲棼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云。在商爲豕韋氏。鄭語云。大彭豕韋。爲商伯矣。則亦非堯時也。祭灋云。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之麻象。蓋有絲也。大傳引敬授民時。民不作人。史記漢書同。唐天寶三載。衛包改古文。則諱而作人爾。分命羲仲。宅嵎夷。日陽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嵎音隅。陽音陽。析音麻反。孳音字。

此分命以司春也。宅居也。嵎夷萬貢青州嵎夷是也。陽日出也。谷空道也。義仲居東。當明出地上。故曰陽谷。寅敬也。賓者先候而迎之也。蔡氏謂春分朝方出之日而識其景也。秩敘也。均而敘之。若夏小正月令先後所宜也。作動也。易曰。帝出乎震。震東方也。又曰。震動也。東作者東方春生。萬物皆動作也。中者日夜分也。言無短長也。春分言日中。春陽故與日也。星者昏中之星。南面視之。當午位也。鳥者春分昏中。南方朱鳥之象也。殷中也。蔡氏謂春分陽之中也。厥其也。析散也。蔡氏謂冬寒民聚於奧。至是散處。氣之溫也。孳乳也。尾與媿通。美也。春和則鳥獸乳子而美也。蓋攷民物以知時也。

朝直遙反。講音。志景英上聲。

述曰。宅居。釋言文。蔡邕石經宅皆作度。周官縫人鄭注引宅西作度西。蓋聲之近也。或以度日釋之。非也。度日嵎夷。則於經添文矣。後世治脉。唐使人四方觀望。元分測二十七所。皆分官宅居之遺也。所以求里差者也。今攷地周九萬里。其徑之密率。二萬八千六百四十七里九分里之八也。以天度準之。東西爲經。南北爲緯。中國居赤道之北。北極常見。南極常隱。南行二百五十里。則北極入地一度。北行二百五十里。則北極出地一度。此古灋也。今灋。一度準二百里。蓋三百六十步爲里。而里者一百八十丈也。凡北極隱見之度同。則寒暑皆同。偏東偏西。節氣之先後分焉。今灋。東西偏一度者。差時之四分。此里差之大率也。密率

之率。讀如孟子變其殼率之率。大率如字讀也。嶠。史記作郁。蓋聲之轉也。說文引作塢。釋文云。尙書攷靈耀作禺鏡。書疏云。夏侯等書作嶠鐵。蓋異文也。陽亦作嶠。說文云。嶠山在遼西。一曰塢夷嶠谷也。今攷後漢書以嶠夷爲東夷矣。蓋今遼海之地也。釋文引馬云。嶠海嶠也。夷萊夷也。非也。禹貢云。嶠夷旣略。又云。萊夷作牧。皆在青州。今日宅嶠夷。而以萊夷亂之乎。說文云。陽日出也。詩桑柔云。大風有隧。有空大谷。毛傳云。隧道也。則谷者空道也。史記索隱云。舊本作湯谷。淮南子云。日出于湯谷。亦異文也。寅敬。釋詁文。禮言迎賓。皆先立以候者也。史記訓敬道。蓋讀賓爲儼也。儼導也。以今瀟言之。天圍繞地。赤道緯居天之中。迤而

絡之者黃道也。中國居赤道之北。黃道南至赤道二十三度半。是爲冬至。日道發南。行於地平上者少。故日短也。黃道北至赤道二十三度半。是爲夏至。日道斂北。行於地平上者多。故日永也。赤道黃道之交。是爲春分秋分。日中道而行。故日中宵中也。當二分日之交。中國於赤道北而視焉。日方及地平卯酉之中。東西正交。而後景中無失也。既出地平。未入地平。則迤於南而非中矣。易晉象傳云。明出地上。明夷象傳云。明入地中。時其出入而迎送之。所以爲善測也。地平者半分周天。言乎人立地上。極目之四際也。攷工記云。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攷之極星。以

正朝夕。此測東西之術。而測日從可知也。眡與視通。縣者繩正其槩表也。今瀛。測日於二分之午中。亦自堯典推之也。書疏於賓餞云。鄭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絲鄭言之。魯語所謂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也。今不出之者。夕月於經無文也。周官宮伯云。行其秩敘。則秩者敘也。釋詁云。秩常也。史記訓程。蓋常程則有敘矣。周官馮相氏云。辨四時之敘。其義也。大戴禮記夏小正篇。小戴禮記月令篇。皆辨四時之敘。可因以推堯時者也。內經云。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周書周月篇云。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詩采薇云。薇亦作止。毛傳云。作生也。書疏言鄭以作爲生。夫動則生矣。今不別出也。釋詁云。動作也。則作者動也。鴻範云。

作內吉。作外凶。用靜吉。用作凶。以動靜言也。禹貢云。大陸
既作。列子云。宋有田父。暨春東作。言其耕也。僞傳以春耕
釋之者。蓋謂人事莫重於農也。以言其餘則不備矣。經何
以言百工之庶績也。萬物動作。農事存焉。易繫辭傳云。耒
耨之利。蓋取諸益。益初九云。利用爲大作。象震之動作也。
月令言仲春仲秋者。皆曰日夜分。內經云。漏水下百刻。以
分晝夜。蓋卽周官挈壺氏所掌者也。書疏引馬云。晝長六
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
夜亦五十刻。今不出之者。古今時刻。不必同也。今瀛。日十
二時。時八刻。刻十五分。凡九十六刻也。大傳云。王者南面
視星之中。而知民緩急。蓋民時其不失也。曲禮云。前朱鳥

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此四方之象也。南方之次曰
鶉尾。曰鶉火。曰鶉首。朱鳥之象也。師曠禽經云。赤鳳謂之
鶉。大傳云。主春者張。天官書云。張。謂鳥之喙也。堯典著
二分二至昏中星。月令周書周月篇著四時十二月日所
在星昏旦中星。蓋因堯典而詳之者也。中星不同者。歲差
之繇也。漢儒不知歲差。故中星不同。皆意言之爾。東晉虞
喜始明歲差之變。今變定七十年有奇而差一度。自堯至
今四千餘年。堯時春分日躔在昴。昏中者星鳥。今之春分
日躔在室。昏中者東井也。夫測中星亦所以測日也。既得
中星。以日入之度推之。然後日躔可知也。殷中。釋詁文。厥
其。釋言文。呂氏春秋仲春紀云。耕者少舍。高誘注云。少舍。

少在都邑。尙書曰。厥民析。散布在野。蓋散者析之訓也。蔡義統言凡民於義尤悉也。孳尾。史記作字微。說文敘云。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尾古通微。戰國策云。信如尾生高。論語作微生高。史記集解引說文云。尾交接也。今說文無之。今云。尾微也。江氏云。方字尙微也。然仲春則字不微矣。列子云。孳尾成羣。張湛注云。孳尾牝牡相生也。釋文云。交接曰尾。然則尾而後孳。何以經言孳尾。不言尾孳乎。尾古通媿。詩旄邱云。瑱兮尾兮。流離之子。毛傳云。瑱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詩防有鵲巢云。誰俯予美。釋文引韓詩美作媿。則尾者美也。好亦美也。美古通媿。周官大司徒云。媿宮室。申命義叔。宅南交。平秩南譌。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

鳥獸希革。

鴻五禾反

此申命以司夏也。申重也。既以大綱總命之。又以專職分命而重申之。義仲亦申命。義叔亦分命。互文也。其言四時日星者。皆申言厯象中事也。南交。大傳謂堯南撫交趾。又謂中祀大交是也。不言曰明都者。朔方曰幽都。南交當曰明都。互見則省文也。易象南方離明。其義著矣。譌化也。南譌者南方夏長。萬物皆化育也。致致日也。言測景而推之也。周官冬夏致日。夏言敬致。而冬不言者。互見也。永長也。火者夏至昏中。東方大火之辰也。正者蔡氏謂夏至陽之極。午爲正陽之位也。因者因於前時也。猶左傳言因於前地者。而曰唐人是因。蓋蒙上文而言。蔡氏謂因而又析以

氣熱也。希疏也。革者皮去毛也。鄭氏曰。夏時鳥獸毛疏皮

見。

重直龍反。傳去聲。中祀之中。直衆反。音仲。夏長之長。丁丈反。皮見之見。賢遍反。

述曰。申重釋詁文。易說卦云。震東方也。不言兌西方也。巽東南也。不言坤西南也。兌正秋也。不言震正春也。坎者水也。不言離者火也。八卦之位。四時五行。皆互見也。召誥云。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服命受命。互文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省文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禮緣義生。互文也。此古經之例也。通乎其例。則讀古經而無所舛矣。大戴禮云。昔虞舜以天德嗣堯。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蓋漢交趾郡。今越南之地也。大傳鄭注云。中。仲也。

古字通。春爲元。夏爲仲。南交稱大交。是也。書疏引鄭云。夏不言曰明都者。三字摩滅也。又引王云。避敬致也。皆非也。此省文也。非闕文亦非避文也。譌不作訛。周官馮相氏注引作譌。釋言云。譌化也。易繫辭傳云。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中庸云。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其義也。史記索隱作南爲。詩兔爰首章。爲與羅同韻。蓋爲古音譌也。漢書王莽傳作南僞。荀子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僞古通爲。謂人爲之也。釋詁云。載謨。僞也。今不從者。以南言爲。則汎也。東作南爲。則複也。孫氏謂漢志注云。爲成也。淮南子云。歲旱禾不爲。謂不成也。然經言西成。不言南成也。釋言云。底致也。桓十七年左傳云。日官居卿以底日。謂致日也。攷工記玉人

云。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此致之之器也。周官馮相氏云。冬夏致日。月令云。仲夏日長至。仲冬日短至。此致之之辭也。周官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蓋東周之地。夏至之日也。則堯時從可推也。周髀云。天離地八萬里。又云。冬至日晷長。夏至日晷短。日晷損益。寸差千里。蓋張衡蔡邕之疑周髀者。將在此斯也。晉書志引鄭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隋書志稱劉焯云。今交州表北無景。計無萬里。南過戴日。是千里一寸。非其實差。是也。永長釋詁文。夏小正云。五月初昏。大火中。傳曰。大火者心也。此仲夏五月。其中星與堯時同也。釋天云。大辰房心。

尾也。大火謂之大辰。詩七月云。七月流火。毛傳云。火大火也。易之言卦氣者。仲冬十一月爲子。北方之正位。陰極則陽復之一陽生也。季冬十二月爲丑。臨之二陽也。孟春正月爲寅。泰之三陽也。仲春二月爲卯。大壯之四陽也。季春三月爲辰。夬之五陽也。孟夏四月爲巳。乾之六陽也。仲夏五月爲午。南方之正位。陽極則陰。姤之一陰生也。季夏六月爲未。遯之二陰也。孟秋七月爲申。否之三陰也。仲秋八月爲酉。觀之四陰也。季秋九月爲戌。剝之五陰也。孟冬十月爲亥。坤之六陰也。昭元年左傳云。遷實沈于大夏。又云。唐人是因。謂因於前地也。釋詁云。仍。因也。則因者仍於前之謂也。僞傳云。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非。

也。論語云。因不失其親。今但言因。何以知其爲丁壯乎。詩
幽風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畝。非仲夏惟然也。江氏謂說文
云。因。就也。又云。就。就高也。月令云。仲夏之月。可以居高明。
夫因者。不必就高也。孟子云。水之就下。又云。爲高必因邱
陵。爲下必因川澤。則所就不同也。孫氏謂釋詁云。饁。因也。
說文云。漢令。解衣耕。謂之襄。蓋以襄通饁也。然耕者解衣。
何必仲夏邪。希者。稀之省文。說文云。稀疏也。又云。革。獸皮。
治去其毛。革更之。鄭義見詩斯干疏。漢書鼂錯傳云。揚粵
之地。鳥獸希毛。其性能暑。亦其義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
秋。厥民夷。鳥獸毛毼。

旒先
典反

此分命以司秋也。分命。史記作申命。蓋以互文釋之。承乃命義和而言也。言西而不實其地者。天圍繞地。中國地勢偏東。西行者遠。和仲可至則至焉。故所居不實其地也。和仲居西。當明入地中。故曰昧谷。餞者。將行而送之也。蔡氏謂秋分。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納者入也。西成者。西方秋收。萬物皆功成也。宵夜也。秋分言宵中。秋陰故舉宵也。春亦宵中。秋亦日中。互見也。虛者。秋分昏中。北方虛宿也。亦言殷者。蔡氏謂秋分陰之中也。夷。平也。蔡氏謂暑退而人氣平也。鄭氏曰。琫。理也。毛更生整理。圓與圓同宿音秀述曰。史記集解引鄭云。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山。鄭於義未悉也。易文言云。坤至靜而德方。蓋德方非形方也。

大戴禮天圖篇云。單居離間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繇是言之。易說卦所以於乾言爲天爲圓。而於坤言爲地不言爲方也。內經云。黃帝曰。地之爲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也。曰。馮乎。曰。大氣舉之也。言地在天圖之中也。中國地勢偏東。攷禹貢九州而可知也。馮古憑字。史記麻書云。幽厲之後。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今攷於經。則堯時疇人固宅西矣。宅西不言方。不與朔方互文者。嶠夷南交朔方。皆實其地之稱。蓋朔方地名。非以方言也。書疏言夏侯等書。昧谷作柳谷。蓋柳者桺之

變文。古書音同假借。谷與穀通。今可攷也。大傳云。秋祀柳穀。鄭注云。柳聚也。齊人語。三國志虞翻傳注。言翻奏鄭解尚書之失云。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虞謂鄭失者。蓋鄭所傳古文作昧。而以今文作柳者通之也。史記亦作昧谷。從古文也。淮南子云。淪於蒙谷。是謂定昏。昧谷猶蒙谷也。說文云。卯。古文西。蓋西直酉位。日入之時也。故虞以柳谷爲酉谷焉。詩韓奕箋云。餞送之。則餞者送也。納。史記作入。公羊傳云。納者。入也。莊子云。正得秋而萬寶成。言西成也。釋天云。元枴。虛也。北陸。虛也。史記天官書云。北宮元武虛。蓋謂此也。釋詁云。平。夷。易也。則夷亦平也。鄭義見周官司裘疏。執文從先。義與洗通。周語言姑

洗者以脩絜言之。白虎通云。洗者鮮也。漢志云。洗絜也。脩理鮮絜。鄭之絜義同也。說文云。絜。仲秋鳥獸毛盛。可選爲器用。讀若選。蓋以音訓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與。鳥獸氄毛。

奧安到反
氄如勇反

此申命以司冬也。朔方者實其地之稱。猶嵎夷南交也。非徒言北方也。詩曰。城彼朔方。沿古稱也。蓋北方寒冰。日有不照。宜於朔方準望也。和叔居北。當幽陰之地。故曰幽都。都聚也。陰之聚也。在察也。不言秩者。互文也。非冬無敘事也。察而後敘之。敘而又察之。察以終始。宜言於冬也。冬言朔者。終則有始。如月之朔也。易曰。生生之謂易。言其變終

始不窮也。朔易者。北方冬藏。萬物皆變易也。四時變易。冬爲萬物之終始。故獨言朔易也。昴者。冬至昏中。西方昴宿也。言鳥於春。而四方之象明。言火於夏。而十二辰明。言虛於秋。言昴於冬。而二十八宿明。皆互見也。亦言正者。蔡氏謂冬至陰之極。子爲正陰之位也。鄭氏曰。輿內也。鼯說文作犛。謂毛盛也。馬氏曰。鼯。溫柔貌。

述曰。引詩者。出車文。毛傳云。朔方。近獫狁之國也。此毛之實其地也。夫獫狁固北方也。非實其地。則所城者。北方何地乎。又何以言近獫狁乎。蓋其詩先云。往城于方。未實其地也。其後云。城彼朔方。遂實其地也。此與詩烝民所謂城彼東方者不同。彼言東方。未實其地也。則以其下有所謂

仲山甫徂齊者。遂實其地也。史記衛青傳。言漢築朔方城。以禦匈奴。詔書猶引詩言之。今甘肅寧夏府之地也。釋訓云。朔。北方也。經言北方。獨稱曰朔。朔易之朔。是也。曰朔巡守。曰朔南暨。皆然也。徒言北方。則曰宅朔。可矣。何必曰朔方乎。山海經云。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經言幽都。非山也。墨子云。昔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淮南子云。幽都之門。高誘注云。都聚也。禮記云。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在察。釋詁文。蓋知所在。則察之矣。易賁彖傳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其義也。朔易史記作伏物。大傳云。便在伏物。北方者。伏方也。今從朔易者。東南西朔。作譌成易。經文一例也。故大傳又云。辯在朔易。朔始也。爾雅舍人注云。

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曰朔也。蓋終則有始也。說文引祕書云。日月爲易。阮氏元遂以合朔而言朔易也。則其義偏矣。經言四仲。則四孟四季。凡十二月之合朔可知也。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阮氏遂以交朔而言南交也。則嵎夷又何說耶。釋天云。大梁昴也。西陸昴也。詩小星毛傳云。昴。酋也。蓋有司授時。二分二至。直南方午位。凡某象某辰某宿。於其昏中也。皆紀其度。史氏將備書之。而又不爲繁辭。故互文焉爾。不然。經或言象。或言辰。或言宿。釋經者執一以求之。則固也。輿史記作煥。馬本作隕。釋文引馬云。隕。煥也。鄭義見文選。緒白馬賦注。爾雅釋宮云。西南隅謂之奧。則奧者內也。詩豳風云。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

此室處言處與也。馬氏者融也。後漢書有傳。馬義見釋文。帝曰。咨。汝義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朞音其反

此總命仲叔而要其成也。咨。嗟。暨與也。朞者。天周一歲也。史記曰。歲三百六十六日。是也。十日爲旬。有古通又。閏者。餘分之月。定正也。以閏月正四時者。鄭氏謂使分至啟閉。不失其常也。成歲者。以天周之歲。成爲授時之歲也。易曰。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期卽朞也。易則於授時之歲而言期爾。蓋以周髀推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在天成度。在厯成日。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也。一日九百四十分。以四分之。得二百三十五分也。王氏謂

舉全數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周髀曰。日行一度。月後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蓋日行一度。此以右旋爲數也。則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可知也。月後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此以左旋爲數也。則日後天一度可知也。蔡氏謂天圍繞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月麗天而不及天行者。卽周髀所推後天之數也。故日後天一度者。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則於歲多五日有奇。所謂氣盈也。月後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者。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凡十二會。則於歲少五日有奇。所謂朔虛也。蔡氏謂氣盈朔虛而閏生焉。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

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是也。釐理。工官也。庶衆。續功。咸皆。罔興也。百官衆功。必待授時。此堯所以先授時也。○以上六節言之。堯之授時。豈功在唐之天下已哉。日月星辰者。萬世授時之要也。日景者。萬世求里差之灋也。中星者。萬世求歲差之灋也。閏閏四時者。萬世求中氣之灋也。堯欽以敬之。明以察之。文以經緯之。思以終始之。此堯之授時。所以爲萬世放勳也。韓音比奇音羈差初牙反灋與法同閏去聲述曰。咨嗟。暨與。釋詁文。暮說文引作祺。謂復其時也。史記暮作歲。漢書律厯志同。蓋歲文從步。自天步言之。則一暮三百六十六日而歲成也。後世所謂歲周。亦所謂歲實也。易云。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此天周之歲也。自人之步天言。

之。則一朞三百六十日而成歲也。朞亦作期。易言乾坤之策云。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蓋易於授時之歲而言期。本乎天周之歲以成之者也。成歲者易所謂財成天地之道也。經云。歲二月。此授時之歲也。說文云。旬。徧也。十日爲旬。蓋周官所謂挾日也。挾者浹也。有與又通。若春秋十有一年。其例也。鄭義見隱元年公羊傳疏。周官大史云。閏月詔王居門。文六年穀梁傳云。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說文云。閏。餘分之月。从王在門中。定。史記作正。文六年左傳云。閏以正時。定者正也。僖五年左傳云。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杜注云。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啟。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杜說蓋周髀所謂八節者也。昭

十七年左傳云。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此郊子言少皞氏之官。則分至啟閉。堯之前已著也。周書時訓篇。言立春驚蟄雨水。春分穀雨。清明。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凡二十四氣。皆言之備也。夏承唐虞。夏小正云。正月啟蟄。固言之矣。周書周月篇云。月有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氣。驚蟄。春分。清明。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此周月而可以明堯時者也。蓋三百六十六日。八分之爲八節。二十四分之爲中氣。節氣七十二分之爲

候一候五日有奇。三候一氣。閏無中氣。則四時不失其常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十二月分之。則一月當三十度有奇。中氣者。正一月度分之中也。閏無中氣。前月之中氣。在閏月之朔前。後月之中氣。在閏月之晦後。文元年左傳云。舉正於中。蓋謂此也。節氣者。遞一月度分之初終也。自漢以來。或以驚蟄爲正月中。以雨水爲二月節。或以雨水爲正月中。以驚蟄爲二月節。或以穀雨爲三月節。以清明爲三月中。或以清明爲三月節。以穀雨爲三月中。雖有不同。皆無不求中氣者也。若夫斗指兩辰之間。自周而後。歲差不同。堯典固不以斗言也。明史志言回回曆不用閏月。以三百六十五日爲一歲。歲十二宮。宮有閏。

日。非堯典之義也。節氣過宮。人所難見者也。晦朔弦望。人所易見者也。授時之灋。用其易見者。而爲之閏月以通之。此堯典所爲不可易也。王氏者肅也。三國志附王朗傳。王義見書疏。古厯亡矣。漢志言六厯。所謂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厯者。沈約謂六國及秦時人爲之爾。周髀者。蓋古句股之數。厯度著焉。其書稱周公受於大夫商高者也。其稱陳子與榮方所言者。雖或失之。然厯度終賴以存也。書疏言蔡邕天文志。嘗議周髀之書。則其書古矣。宋太祖時。沮渠茂虔獻其書。今泰西算術。皆繇是推之也。周者日表立東周也。故曰。周髀長八尺。髀者股也。正晷者句也。周髀云。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

之一。又云。歲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所謂四分日之一也。漢志謂在天成度。在厯成日者。是也。蓋周天之度。何以知之乎。積日後天之數。則知之矣。月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亦周髀義也。天左旋。日月亦從而左旋。其右旋者。因其不及天而見者也。不及天者。後天者也。厯家言日月右旋。今泰西瀆同。蓋於度分不及者。不以爲日月後天之數。而以爲日月所行之數。則實測然也。蔡義反之而實相成也。明史志言太祖以蔡義爲非。此明而未融也。朱子謂厯家以進數難算。祇以退數算之。是也。朱子詩傳從厯家之說者。朱子謂恐人不曉云爾。而蔡言日月不及天者。爲其理之順。數之本然也。

易離彖傳云。日月麗乎天。明其從天而行也。故天行健。日之不及者幾希矣。非日遲於月也。日者陽也。剛而健也。君道也。月者陰也。柔而順也。臣道也。健行者疾。順行者遲。陰從陽。臣從君。日月之象也。今必若周髀之言。右旋者曰。月度疾。日度遲。則日月皆違天矣。是言數而不知理也。豈立言之善乎。周髀所以著後天之數也。詳下璿機玉衡疏。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朔虛者二十九日。故歲之小月六。少六日弱焉。氣盈者大餘五日。小餘四分日之一也。易云。五歲再閏。今以蔡義推之。蓋氣盈者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朔虛者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則一歲所餘得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矣。

故三歲一閏。踰五歲則再閏。其大較也。迨十九歲所餘得二百六日六百七十三分。於時七閏亦二百六日六百七十三分。所謂氣朔分齊也。十九歲爲一章。四章爲一節。皆周髀義也。後世度所析分。損益不同。今漢周天三百六十度。度六十分。亦堯典成歲之數也。詩臣工。鄭箋云。釐理也。毛傳云。工。官也。庶衆績功。咸皆熙興。釋詁文。周語云。熙廣也。或曰。古者勘爲麻灋。特重其事。故史先書之。猶少皞氏以鳥名官。首曰。鳳鳥氏。麻正也。非也。論語言爲邦。首曰。行夏之時。非先授時。不能舉事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允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放

往反允引信
反嚚魚巾反

自此而下三節。以知人申言放勳之德也。疇誰咨謀。若順時。是登升庸用也。言誰謀順是升用乎。蓋天下莫不順於失賢。升用得賢則順矣。易所謂思順尚賢也。放齊堯臣。允嗣也。堯嗣子丹朱也。啟開也。吁驚異之辭。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訟爭也。言以不忠信之言與人爭也可乎。言不可也。蓋異於爭臣爭子之開明者矣。蔡氏曰。朱蓋以其開明之才。用之於不善。故嚚訟。禹所謂傲虐也。此堯之明深知其子之惡。不以一人病天下也。訟爭讀爭平聲爭臣爭子讀爭去聲述曰。蔡傳云。此下至鯀績用弗成。皆爲禪舜張本也。蔡起下文而言非也。用賢順事救災三者皆履帝位者之常謀。非爲異位而然也。疇誰咨謀。時是登升。釋詁文。詩兔爰。毛

傳云。庸用也。書疏引馬云。義和卿官。堯末年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義和。馬承上文而言。非也。登庸非必代義和也。馬釋時爲四時。自義和而言之也。蔡傳云。誰訪順時爲治之人而用之乎。蔡於經病添文也。史記云。誰可順此事。此猶是也。易繫辭傳云。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則順者得賢之義也。釋詁云。允。嗣繼也。允。嗣義同。僞傳云。允。國子爵。非也。此從僞古文允征而爲之說爾。啟。史記訓開。書疏云。放齊。聖朝之臣。當非庸品。稱嚚訟以對。何哉。將以知人不易故也。驩兜舉共工。以爲比周。投之遠裔。放齊舉嗣子。不爲凶人者。非苟爲比也。蓋疏以四岳舉鯀而推之也。然

四岳堯所欲巽位者也。則其爲人可知矣。放齊未有聞也。求官而舉嗣子。意亦難知也。以爲聖朝之臣而與之驩兜。其非聖朝之臣乎。雖四罪不及放齊。然三年幽黜。其書或亡。放齊臣品。闕疑可也。說文云。吁。驚也。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囂。僖二十四年左傳文。說文云。訟。爭也。孝經云。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此以忠信爭之而可者也。啟明之義也。囂訟則囂然其不可矣。可不可之間。似是而實非。察之固其難也。况父於其子乎。大

學云。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蓋明蔽於愛也。史記云。堯知子丹朱不肖。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則明之至也。蔡傳云。堯至公至明。今不出之者。明之至。則私不得而蔽之。至公在至明中也。經所以獨言堯之欽明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驩呼端反。兜多侯反。共音供。僝士簡反。

予。我采。事也。言誰謀順予事乎。易曰。坤順也。坤六二曰。或從王事。蓋順事也。都。歎辭。驩兜堯臣。共工。共給百工之官。蔡氏謂古之世官族也。禮曰。君前臣名。共工稱官不名。古禮猶略也。方。大。鳩。聚也。左傳言少皞氏以鳥名官。曰。五鳩。

鳩民者也。合五鳩以聚之。此大聚之類也。僦布也。言大聚而布事功也。易之萃曰。順以說。故聚。驩兜所以言此爲順事之謀也。靜謂未用之時也。庸用。違背也。蔡氏謂靜則言用則背是也。象恭者。貌僞爲恭也。滔天。史記訓漫天。猶慢天也。滔慢也。詩之蕩曰。天降滔德。蓋驩兜共工。比周相薦。然小人有才。先或功多。從古所以敗事也。論語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共工之類也。非堯之明。則不能知之矣。唐德宗曰。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李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宋高宗曰。秦檜樸忠過人。朕得一佳士也。游酢薦檜。人才可方荀文若。嗚呼。難哉。

僦音昊說音悅比毗志反鮮上聲行間皆去聲酢在洛反

述曰。予。我。采。事。釋詁文。馬云。采。官也。說見釋文。馬亦從釋詁也。今不出之者。上言事。下言功。經文著也。且帝言予事。則其爲在官可知也。釋詁云。都。於也。詩文王。毛傳云。於。歎辭。則都義同也。書疏。史記集解。引鄭云。共工。水官名。其人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非也。昭十七年左傳云。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周語云。共工壅防百川。此共工水官也。經言司空平水土。又言垂爲共工。此共工。非水官也。且其人苟非世官。舉先世官氏而對君。非所宜也。隱八年左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蓋官族者。官氏卽官名。故對君稱之也。經言流共工。史以官氏稱也。共工旣流。垂居其官。僞傳云。共工。官稱。傳不以爲官氏也。夫共工大惡。旣

不書名。又不書氏。此豈史灋哉。楚辭天問云。康回馮怒。王逸注云。康回。共工名。今無繇稽也。方。史記作旁。士喪禮鄭注云。今文旁爲方。周書大匡篇云。旁匡於衆。旁匡猶大匡也。易云。直方大。旁文從方。旁及四方。言其大也。晉語韋注云。方。大也。鳩。說文引作逖。釋詁云。鳩。聚也。蓋大聚所以爲功也。蔡傳云。方且鳩聚。非也。引左傳者。昭十七年文。襄二十五年左傳云。度山林。鳩藪澤。亦共工之事也。僞。說文引作倂。謂具也。史記訓布。事具則布之矣。中庸云。布在方策。猶具在也。靜。史記訓善。謂善言。其用僻。蓋以靜通靖。故爲善也。藝文類聚引韓詩說云。靖。善也。文十八年左傳云。靖。庸庸。回。文選注云。回。邪僻也。周語注云。違邪也。今不出史

記者蔡於義尤明也。廣雅云：違，背也。背與脩通。論語云：違之言去之也。又云：無違，言不背也。凡違去則背之也。違文從韋。說文云：韋，相背也。靜與庸對文。鴻範云：用靜吉。用作凶，其例也。滔，慢。詩：蕩毛傳：義也。滔，德。從唐石經。今本作悌。德，昭二十六年左傳云：官不滔，言順事也。蔡傳疑滔，天因下文而誤，非也。引廬杞者，見唐書。引秦檜者，見宋史。文若者，荀彧之字也。見後漢書。三國志：可方之方，竝也。詳微子疏。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湯音傷於古文鳥鯀故本反。咈扶弗反。圯皮美反。異

羊吏反
載上聲

咨嗟也。四岳官名。蔡氏謂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是也。四岳不名。敬大臣也。湯湯水盛貌。洪水大水也。方今割害也。言今之害也。蕩蕩水不定貌。懷抱褻駕也。大阜曰陵。浩浩廣大貌。滔天漫天也。俾使乂治也。言有能使治水乎。僉皆也。蔡氏謂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於歎辭。鯀崇伯名。言衆皆歎鯀能也。咈違也。言帝不然之也。方命者。馬氏謂方放也。鄭氏謂放棄敎命。宋王氏謂圓則行。方則止。蔡氏謂逆命不行也。圯敗族類也。蔡氏謂敗類與衆不和也。楚辭曰。鯀婞直以亡身。此鯀之惡。衆不知之。而堯之明則知之也。異舉也。試用也已。古通以亦用也。

言今舉之。苟用而可。乃用之也。蓋當時未得能者。四岳姑從衆舉。故帝亦不得已而戒之往也。載年也。九年三考也。祭灋曰。鯀鄭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蓋鯀之治水亦著其功。故三考焉。程子謂惟其功有緒。故其自任益彊。公議隔而人心離。是以功卒不成也。鴻。古通洪。○以上三節言之。丹朱共工及鯀之惡。皆先察之。堯之明也。三人雖惡。而方子之臣之。其後卒棄之。堯之思也。不自聖而咨於衆。衆雖不逮。苟可從者從之。堯之允恭也。皆放勳之德。而以敬行之者也。

姒與梓同
鄭與障同

述曰。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或說四岳謂四方諸侯。周官疏序引鄭云。四岳。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時。主四

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鄭說非也。岳。大傳作嶽。大傳云。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此八伯者。泰山。霍山。華山。宏山。皆有兩伯也。今大傳存者。陽伯。儀伯。夏伯。羲伯。秋伯。和伯。冬伯。七人也。其一人闕焉。大傳以四嶽繫八伯。謂四方八伯也。猶經言四岳羣牧也。此四岳以地言。非以官言也。周語言伯禹云。四岳佐之。又云。祚四岳國。命爲侯伯。又云。此一王四伯。周語以四伯稱四岳。從所掌也。詩崧高。毛傳云。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是也。嶽與岳通。此四伯所以亦稱四岳也。非經所謂咨四岳也。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經言咨四岳。而四岳與衆舉伯夷。帝命伯夷曰咨伯。則其官名伯。不名岳也。四伯爲諸

侯之伯。故曰命爲侯伯。蓋四伯居外矣。經之咨四岳。則居內也。一人而總四岳者也。如謂僉曰者。四岳四人之辭。則經又稱岳曰。何歟。經稱岳曰。而四可省文。爲其爲一人。故也。如問四人而答者一人。則東南西朔。必別書之。如經所書巡守者。不得統言岳也。苟其統言。則當亦稱僉曰矣。何必變文也。繇鄭言之。經言巽朕位。將巽位於四人乎。是分天下而帝之。以讓而啟爭也。將四人而一人受其讓乎。則堯當擇一人而讓之。何爲而咨四岳也。經云。咨二十有二人。謂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奚可以損益之乎。朱子所以謂四岳一人者。取諸此也。蔡義從之是也。凡釋經。非据經文不可也。或曰。四岳者。許由也。許以國氏也。隱十一年左

傳云。夫許。大嶽之允也。嶽與岳通。周語言四岳云。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史記云。堯讓天下於許。由。經所謂巽位四岳者也。今攷莊子云。堯與天下許由。許由逃之。此豈在官而國氏者乎。四岳之名。不繫大義。奚可鑿也。曲禮云。國君不名卿老。蓋自堯時而已然也。湯湯水盛貌。詩氓。毛傳文。洪大。釋詁文。詩小戎云。方何爲期。鄭以方今箋之。詩簡兮云。日之方中。蓋方正其時。於義爲今也。割文從害。故訓害。或曰。方割。大害也。今不從者。言方今之害。自山陵而滔天。則大害見矣。徒言大害。則未見方今之害也。莊四年左傳云。盈而蕩。僖三年左傳云。乘舟蕩公。言不定也。隱元年公羊傳云。母之懷中。言抱之也。襄貽。

釋言文。山高。故水周抱之。陵下。故水上駕之。大阜曰陵。釋地文。詩雨無正云。浩浩昊天。書今文說曰。元氣廣大則稱昊天。浩浩者廣大也。說文云。滔水漫漫大貌。俾使。釋詁文。又說文作𡗗。謂治也。僉皆。釋詁文。蔡以諸侯言者。非添文也。据四岳而明之也。今攷於經。鯀爲崇伯。諸侯也。伯夷爲諸侯之伯。亦諸侯也。禹平水土於外。皆諸侯之所見也。故以問四岳而皆對焉。蓋統乎其所領者也。經曰。羣后四朝。明諸侯來助天子四時之祭也。祭者必先齊而又繹。爲時多矣。其來者則王覲焉。且饗之。或燕之也。其閒迺敷奏焉。而往則其僚餞之也。爲時亦多矣。送往迎來。帝廷蓋無不有諸侯在者。故四岳常與之皆對焉。周語云。有崇伯鯀。崇

國伯爵也。徐幹中論云。苟以衆譽爲賢。則伯繇無羽山之難矣。弗違。說文義也。馬義見釋文。鄭義見書疏。漢書敘傳云。諸侯方命。傳喜傳云。傳太后詔曰。放命圯族。朱博傳言。傳晏放命者同。敘傳用經文。二傳用經訓。蓋訓方爲放也。非破字也。放文從方。放者棄之四方也。桓九年穀梁傳云。則是故命也。故命。石經作放命。亦其義也。史記訓方爲負。言背逆之也。孟子云。方命虐民。趙注云。方猶逆也。此蔡義之所繇也。義通。則並著焉。王氏者。安石也。宋史有傳。稱宋者。以別魏王肅之稱氏也。僞傳云。好此方名。非也。言以直自命。於經病添文也。釋詁云。圯。毀也。蓋物毀則敗矣。釋言云。圯。敗覆也。詩桑柔云。貪人敗類。成四年左傳云。非我族

類族者類也。鴻範云。鯀陟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鴻範九疇。彝倫攸斁。此方命圯族之徵也。說文云。昇舉也。試用釋言文。論語云。毋吾以也。釋文云。以。鄭本作已。孟子稱無以。猶無已也。蓋古通也。說文云。以。用也。論語云。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史記云。試不可用而已。或曰。可爲不可者。聲之急也。僖四年左傳云。敢不共給。以敢爲不敢。其例也。今不從者。爲晦也。經云。嚚訟可乎。非晦也。蔡傳云。試可治水而已。夫乃已。非而已之謂也。且堯問能治水者。豈求多於治水哉。後漢書鄭興傳云。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書疏引李頤云。堯雖獨明。衆多不達。不得不副倒縣之望耳。夫堯之用鯀。豈屈於不達者乎。

以是言堯。淺矣。孟子云。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試鯀之時。未得能者。故也。書疏引馬云。堯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亦遂用鯀。何其言之妄也。不大戾俾乂之文乎。書疏云。史欲彰舜。歸過前人。是史誣鯀矣。其亦妄哉。釋天云。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載者。年也。郭注以爲歲取歲星行一次。祀取四時一終。年取禾一熟。載取物終更始。是也。說文云。季。穀熟也。从禾。千聲。春秋曰。大有季。其義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

欽哉。

否音鄙。鰥故頑。反女于之女而據反。爲居危反。汭如銳反。嬪毗人反。

自此而下三節。以舉舜讓位。申言放勳之德也。朕我也。古之通稱。庸命。用命也。巽。馬氏謂讓也。蓋丹朱不肖。堯不傳位而讓賢也。否。史記作鄙。德者美惡同辭。故曰鄙德。忝辱也。明明者。蔡氏謂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卑賤也。史記謂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是也。師衆。錫與也。衆以舜與帝也。無妻曰鰥。虞氏舜名。俞然也。予聞者。嘗聞其名。如何者。遂求其實。瞽亡目也。帝繫曰。瞽瞍生舜。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母舜後母也。象。舜異母弟名。傲慢也。諧和也。善父母爲孝。烝進也。蔡氏謂舜能和以孝。使之進。進自治。不至大姦也。試用也。鄭氏謂試以爲臣。

之事也。以女妻人曰女。時是也。是者是舜也。女于是者承上文有鰥在下而言也。觀示也。易曰。大觀在上。中正以觀天下。下觀而化也。刑灋也。詩曰。刑于寡妻。二女堯二女也。蓋堯以二女妻于舜。示其爲灋于二女焉。釐飭降下也。媯水名。水內曰汭。舜所居也。嬪婦也。虞地名。遂以爲氏。詩曰。來嫁于周。曰嬪于京。欽哉。堯戒二女之辭。堯飭下二女以婦道戒之。雖天子之女。必執婦道也。○謹案以堯之知人而欲讓四岳。則其爲人可知矣。惜乎書之已闕也。然猶幸闕而不闕。今存於書者。固其爲人之大者也。授之以天下。且不貪焉。非天下之大廉而能若是邪。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今觀四岳對堯。述舜生平獨悉。雖布衣故舊。無以過

之所以物色而勤求之者。必非一日。蓋休休焉好善之無窮也。使受堯之天下。其必不辱矣。若夫堯既得舜。所欲試用之者。無佗焉。自慎徽五典。以至納于大麓。皆試之事也。史若連其文。稱曰。我其試哉。慎徽云云。不亦可乎。而史必連者。斷之何也。舜鰥則五典未備也。女于時。將五典皆備。以觀天下。而化先乎二女。此堯所以謹女歸之禮也。五典所以克從也。史之爲文。至哉。史記不達其義。謂二女妻舜。以觀其內。則室矣。吾聞觀其人而妻之。未聞妻之而觀其人者也。妻人讀妻去聲。佗與他同。

述曰。朕。我。釋詁文。天子稱朕。始乎秦制。古不同也。馬義見釋文。易巽彖傳云。柔皆順乎剛。說卦云。巽爲進退。順以進。

退。巽讓之義也。帝位言巽者。萃象傳云。上巽也。史記集解引鄭云。言汝諸侯中有能順事用天命者。入處我位。此鄭以四岳爲四人。而遂言諸侯也。經言汝。不言諸侯也。說卦云。巽。人也。言入帝位則不辭。鄭言入處於經病添文也。吳氏棫云。巽古通遜。今不出之者。巽義自明也。遜古作孫。論語云。危行言孫。又云。巽與之言。蓋古通也。經云。五品不遜。則巽遜別文也。論語云。予所否者。論衡引否作鄙。亦古通也。德爲美辭。而又爲惡辭者。詩言二三其德。孝經言凶德。其例也。春秋家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蔡讀否爲不。言不德也。蓋不如其言鄙德也。易鼎象傳云。利出否。以從貴也。然則否不可以從貴矣。故曰辱帝位也。忝辱。釋言文。經云。

黜陟幽明。明者陟之。是顯之也。易晉彖傳言康侯云。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其義也。文選注引揚作敷。引側作仄。禮記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揚猶舉也。凡尊貴居中卑賤居側。尊貴多文卑賤多陋。側陋者卑賤也。釋言云。陋。隱也。孟子云。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言其隱也。釋詁云。師衆也。又云。錫子。賜也。則錫亦予也。予。古通與。僞傳云。衆恥己不若。不得已而言之。蓋以其承帝命然後與之也。傳於此失其義矣。夫禹益之讓。讓其官也。四岳烏得以堯之天下讓入乎。四岳辭而帝無後命。衆又烏知堯必終以天下讓人乎。承帝命然後與之。義之宜也。皋陶謨云。用殄厥世。謂丹朱之傲也。蓋世傳則古有天下者之常。史記言五帝者。堯

舜以前若黃帝顓頊帝嚳皆傳子孫故家天下者非自夏始也。其讓而官天下者則非常也。得其人則讓不得其人則以讓啟爭。不如不讓。雖有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此謂傳子則其慮民也深是矣。故四岳之賢在師錫之中而初不遽言者豈無義乎。王制云老而無妻曰鰥。劉熙釋名云愁悵不寐目恆鰥鰥然故鰥從魚魚目恆不閉也。大傳云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舜父頑母嚳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此舜方三十而稱鰥也。鰥古通矜詩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則通稱也。僞傳云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無目之稱。書疏謂論語云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則言瞽者非謂無目。疏

之申傳似矣。而實非也。萬章問於孟子云。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掩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蓋殺舜之謀出於象。而象不自露。則親行其謀者。瞽瞍也。舜得而捐階下廩。得而出井。而瞽瞍不知者。以其無目故也。故列女傳說之云。舜既治廩。乃捐階。瞽瞍焚廩。舜往飛出。又云。舜浚井潛出。蓋劉向以爲捐階者舜也。飛出者言其下階之疾也。孟子趙注云。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一說捐階。舜旋從階下。趙之後說近之矣。不然。將以爲象捐之邪。瞽瞍捐之邪。何萬章皆不斥言也。以萬章之言例之。出井者舜。則捐階者亦舜也。說文云。捐。弃也。有所弃。則有所取矣。蓋古有反訓。若釋詁以亂爲治。以故爲

今以徂爲存也。故言捐貲者。謂取之也。蓋瞽瞍無目。故弃階而舜取之也。若不言舜以捐階不死。而遽言再爲浚井之謀。則萬章之言。何其闕而無序乎。史記云。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旣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此史遷采雜說言之。然笠可翼下。匿空不可遽爲。不如萬章之言爲可信也。然卽如史記。使瞽叟有目。則舜何以能逃死若斯哉。書疏據史記以言瞽叟有目。乃身自能然。則惑也。安見瞽者必不能焚廩掩井邪。史記索隱引列女傳云。二女教舜鳥工上廩。龍工入井。今列女傳脫此文。繇今推之。飛而下階者。鳥工也。躍而

出井者。龍工也。或曰。舜父非在下者也。呂氏春秋云。帝堯立。瞽叟乃拌五弦之瑟。作以爲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然則瞽其官也。詩有瞽云。在周之庭。舜父其猶是歟。是不然也。舜父在庭。諸臣舉舜。當曰有瞽官某之子某。今經所稱。非在庭之稱也。或曰。魯語云。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鄭語云。虞幕能聽協風。以成物樂生者也。昭八年左傳云。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然則協風之聽。幕殆爲典樂之命也。命藝典樂。非瞽也。而瞽司樂者也。瞽瞍職命居虞。雖非在庭。而非在下者也。舜在下者。父不子之也。是亦不然也。論語言無違。又言不受命。孟子言莫非命也。豈必無違職命乎。言順乎天理也。幕帥顓頊。所謂無違命也。瞽瞍

居豫亦所謂無違命也。烏知其必不在下乎。史記云。自竊
蟬至舜。皆微爲庶人。孟子言二女事舜於畎畝之中。則舜
與二女。必事瞽瞍於畎畝之中。其皆在下無疑也。史記云。
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謂其在下而事之也。漢人之
議曰。舉孝廉。父別居。曾謂大孝者而別居乎。然則萬章問
於孟子云。象往入舜宮。何也。同居而父子異宮。禮也。俞然
釋言文。三國魏志。稱庾峻云。薦舜之本。實由於堯。蓋聖人
欲盡衆心也。此以帝言予聞。帝既知之。而姑問之也。非也。
呂氏祖謙云。觀如何之問。足以見堯之心矣。史記云。瞽瞍
亡目。而舜母死。瞽瞍更娶後妻。而生象。象傲。瞽瞍愛後妻
子。常欲殺舜。則母者後母也。呂氏春秋。史記。瞍作叟。心不

則德義之經爲頑。僖二十四年左傳文。說文云。寡嫂也。讀若傲。又云。傲倨也。慢情也。嫂侮易也。義皆通。釋詁云。諧和也。釋訓云。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克諧不言友者。友亦所以爲孝也。釋詁云。烝進也。詩泂水鄭箋云。烝烝猶進進也。釋訓云。烝烝遂遂作也。詩棫樸云。遐不作人。甫田云。烝我髦士。作之者。進之也。易大壯上六云。不能退。不能遂。遂則進矣。易晉彖傳云。晉進也。以音讀之。猶進進也。江氏謂楊孟文石門頌云。烝烝艾不作。又詩泂水毛傳云。烝烝厚也。釋詁云。艾養也。言厚以奉養。使不至於姦也。孫氏謂以孝烝烝者。蔡邕九疑山碑云。克諧頑傲。以孝烝烝。則文上屬也。又不格姦者。劉向列女傳云。舜猶內治。靡有姦意。則

舜自治也。今攷論語云。今之孝者。是謂能養。子之事親。雖厚養。豈遂能使不至於姦乎。漢書郊祀志云。天下艾安。艾亦治也。艾。所以治病也。江說非也。蔡碑用經。非引經。今據以離經。則固也。劉說稱人之孝。而謂之靡姦。非善言德行也。況在舜乎。孫說非也。然二說之繇。皆欲通孟子而求之也。孟子云。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又云。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萬章問於孟子云。象曰。二嫂使治朕棲。是妻舜之後。父母與弟。猶非自治也。奚有於舉舜之時也。故孟子云。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謂此也。先儒謂孟子據義言之。不辯其事之有無。將以孟子爲郢書燕說邪。夫孟子於放象者。於瞽瞍朝舜者。皆辯之。

矣。則其所不辯者。必書有其事也。且舜往于田而號泣者。萬章問之。未嘗言其在妻舜之後也。而孟子答之。以言二女事舜之時。豈孟子自言舜事。亦無而爲有邪。此近說所以棄蔡義也。雖然。欲通孟子。則蔡義足以通之矣。孟子云。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史記以爲舜踐帝位往朝父也。孟子云。瞽瞍底豫。朱子云。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也。繇今攷之。底豫者。亦允若也。非徒不格姦也。自不格姦而漸進之者也。閻氏若璩謂有淺深之異。是也。左傳云。與頑用諂。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苟無舜孝。不將如桃應所謂瞽瞍殺人者哉。大姦大禍。必不免矣。况有象傲以濟其凶也。故不格姦者。未化之而已處之。

也。感之而未化之。則雖得於門外。而或失於門內也。得於門外。故衆稱其不格姦也。失於門內。故殺舜之心猶在也。舜不告而娶。瞽瞍聞之。將如何也。象又乘之而施其計矣。當是時。雖天子尊之。天子之女事之。象挾其父。將必殺之。天子以孝子故。又必不能罪之。蓋不如是。不足爲頑。不如是。不足爲傲。不如是。不足以章大孝也。孟子所以言二女事舜於畎畝之中。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也。骨肉之間。人所難言。孝子至是。號泣隨之。嗔天而嗔父母焉。敢自安乎。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號泣者。天性之所動也。父子相動於天性之中。積久而通之。則底豫也。故孟子言舜五十而慕。史記以瞽瞍允若。繫舜踐位後者。皆其實也。

孟子據書言之。而史遷通今古文者也。故遷說符於孟子焉。孟子云。小弁之怨。親親也。遂稱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蓋怨慕也。如舜得舉之初。既得乎親。則五十之慕。非怨慕矣。何爲稱之以明小弁之怨乎。蓋底豫之年。舜年已六十矣。易彖傳云。豫順以動。釋言云。若順也。孟子云。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言致順也。致順者。進進而致之也。史記云。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史遷雖不訓烝烝。蓋以爲漸進也。史記酷吏傳敘云。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漢之吏治。漸進者也。故烝烝。不格姦者。未允若也。而亦允若之漸。於以見焉。蔡義本之史遷。攷之詩箋。與僞傳同。其言大姦者。則善以左傳而

通於書。非僞傳之所有也。謂姦爲大姦者。非添文也。挾頑爲傲。則大姦矣。然則妻舜之後。且謀殺。欲奪嫂也。此非至大姦者乎。夫謀殺而舜能自免。舜之智也。舜以智爲孝。彼雖爲大姦。而能使之不至於成。則不至大姦矣。其漸進而自治。終無大姦。且遂順焉。則亦允若矣。使之者。以之也。亦非添文也。承克諧以孝而言也。鄭義見書疏。又疏引王云。試之以官。蓋義與鄭同。然疏謂馬鄭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非也。是烏知梅本實取諸鄭本乎。夫苟鄭本無之。則梅本竄之矣。今以孟子推之。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此孟子之問也。從許子之道。此陳相之答也。而其文皆不稱某曰者。省文也。以据上下文則可知也。我

其試哉。苟無帝曰。安知非其例也。此不繇乎漏之也。今雖有其文。亦無異義。梅本又何必竄之也。安知非傳鄭本者。或漏之。而梅本所采之鄭本。反不漏乎。漢書謂史記載堯典多古文說。今史記稱堯曰。吾其試哉。安知其非古文說乎。或以無帝曰者。謂此爲四岳之辭。蓋四岳言我者。我帝也。然自四岳言之。則下文所謂女于時者。於文未適也。釋言云。試用也。又云。探試也。試用惟以官言。詩大東云。百僚是試。探試則汎言之。易象傳云。无妄之藥。不可試也。今攷周子通書云。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

茲試矣。蔡傳云。此堯言其將試舜之意也。蓋夫婦之閒。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尤切也。是皆以妻舜爲試舜也。探之也。夫觀人者。必自其夫婦之閒。此六經之義也。告之百世。敢或異哉。然其義自佗人言之。則爲義。自女氏之主人言之。則非義之義矣。何也。關雎詩人。其觀文王也微矣。宜其居詩三百之先也。若使莘之妣氏。其主人曰。大妣之行。吾以觀周天子而試之也。豈不惑乎。試之而苟非關雎之德。則可以觀文王。而何以處大妣也。睽占二女。漸占女歸。易象固不同矣。是故孔子知南容三復白圭。然後以其兄之子妻之。知公冶長可妻也。然後以其子妻之。蓋皆觀之於先。而卒不傷孔子之明也。以此知

堯之試舜。以官之者試之。非以妻之者試之也。經固別文而不亂也。孟子云。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也。又云。舜尙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繇是言之。堯以二女之者。以舜爲賢而尊之。以舜爲友而親之。非試之也。堯以舜觀於天下也。使天下之人觀之。皆曰。舜其爲濊於二女乎。則舜遂爲濊於天下矣。易繫辭傳云。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坤者。易之門也。取諸乾坤。則無所不取矣。是故堯之讓帝位也。蓋取諸巽。堯之釐降二女也。蓋取諸觀。史文猶易文也。釋言云。觀。示也。六書之義。古不

以四聲異也。其異者。自齊梁開始也。觀之音讀。毋徒以沈約四聲譜求之也。莊二十八年公羊傳云。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何休解詁云。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然而春秋之文。無異讀也。誦詩三百。雖四聲亦同韻也。易文之韻皆然也。釋詁云。賁。子。賜也。台。子。朕。我也。台。朕。賁。子也。則子一音而兩義也。釋詁云。胥。相也。詩。縣。云。聿來胥宇。相視也。桑柔云。載胥及溺。相與也。則相亦一音而兩義也。大學一篇。今所謂八條目者。音讀不同。惟治國。國治爾。奚所取乎。錢氏大昕所以詆譏之也。故不知今音者。不可以明今說。不知古音者。不可以明古義也。然觀之爲義。自史遷已失之矣。史記堯本

紀云。堯曰。吾其試哉。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
本紀云。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
外。此史遷之疏也。夫經言女于時者。承有鰥在下而言也。
今日。堯於是妻之者。是改經爲于時女也。承我其試哉而
言也。此以妻舜爲試舜者。所繇失也。論衡引尙書說云。觀
爾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蓋今文之說也。論衡辯
之。反失之矣。周書官人篇云。醉之以酒。以觀其恭。縱之以
色。以觀其常。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
荒。今大戴禮以是爲文王官人也。非也。此試之以術焉爾。
莊子九徵觀人之術。略與此同。而託爲孔子之言。皆非也。
論語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孔子之言。皆皋

陶謨九德官人之常也。以視試之以術。淺深何如也。書疏引鄭云。不言妻。不告其父。不序其正。非也。段氏云。僖二十三年左傳言公子重耳云。齊桓公妻之。又云。狄人獲二女。納諸公子。秦伯納女五人。書法其不同也。段說申鄭。則疏矣。孟子云。二女女焉。又云。帝之妻舜。蓋通稱也。桓十一年左傳注云。以女妻人曰女。是也。刑瀆釋詁文。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今不出之者。經無文也。傳雖有之。書闕而闕焉可也。春秋書女子。以字繫姓。不書其名。禮也。檀弓稱孔子之母名徵在。言諱禮而及之焉爾。或曰。大戴禮有五帝德。帝繫篇。史遷據之。旁采世本。爲世表焉。自遷言之。堯舜禹稷契。皆出黃帝者也。堯爲黃帝元孫。舜爲黃

帝八世孫。舜於堯二女爲曾祖姑。今妻之可乎。禮大傳云。四世而總服之窮也。又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然則夏殷通昏姻於五世之後乎。是不然也。大傳言牧野旣退。追王三王。與中庸言周公追王大王王季者不同。則大傳非可盡據也。易繫辭傳。自庖犧氏迄於黃帝。皆不得詳。尙書獨載堯以來。世表越堯而溯之者。誣也。王符潛夫論言堯神農之後。舜黃帝之後。則所出不同也。路史餘論引漢劉耽呂梁碑言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則所祖自幕而言也。六經無攷言人人殊。奚爲執世表以相難邪。左傳言幕。國語言幕。史遷不言幕。謂之不誣不

可也。哀元年左傳言虞思妻少康以二姚。姚者舜之姓也。史記云黃帝姓公孫。舜於堯二女猶以同姓爭邪。昭八年左傳云陳顓頊之族也。蓋陳爲舜後也。史記云顓頊者黃帝之孫。然則何不言黃帝姚姓之族也。經云以親九族。使同族爲昏。何必其別族也。使五世後則爲昏。何必其別九族也。舜妻其曾祖姑。是亂族矣。將何以爲觀刑哉。且舜與堯旣近屬。舜繇衆舉。堯謂予聞族之近屬有孝子而不親。則堯所親者何人也。以經攷之。固知其非同姓也。釐。史記訓飭。詩臣工。毛傳云釐。理也。理猶飭也。降下。釋詁文。飭下者。詩序王姬下嫁之義也。史記云舜飭下二女。非也。經承堯言。故不稱堯。今以言舜於經病。添文也。襄二十五年左

傳云。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昭八年左傳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隱八年左傳云。鄭公子如陳。逆婦媯。媯爲賜姓。舜居媯。故也。詩公劉。毛傳云。芮水涯也。鄭箋云。水內曰芮。芮古通汭。水經注云。南曰媯。北曰汭。殆非古名也。虞今山西蒲州府。虞鄉縣也。蓋自虞幕居虞。遂以爲氏也。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阪。或言平陽。蓋言平陽者。因堯都也。言蒲阪者。古虞地也。媯水出焉。蒲坂。今山西蒲州府永濟縣也。漢志。河東郡蒲反縣。不言舜都。蒲反者。蒲坂也。爾雅釋親云。嬪婦也。後漢書荀爽傳云。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勤修婦道。是也。江氏云。帝曰。欽哉。將試舜而飭之也。非也。凡命官之辭。經或稱名。

或稱官。烏有不名不官而遽命之乎。必承二女言之。文無可疑者也。禮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經何以不曰往欽哉。所降所嬪。皆言往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徵許韋反。麓音鹿。

此言歷試之效。承上文我其試哉而言也。徵和也。五典。五常之教也。孟子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鄭氏謂蓋試以司徒之職也。克從者言無違教也。納入也。揆度也。百揆。百官之事。皆其揆度也。蓋試以總百官之職也。時敘者。言無廢事也。四門。馬氏謂四方之門。蔡氏謂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

主焉。故曰賓。蓋試以兼四岳之職也。穆穆敬也。言無凶人也。麓山足也。烈暴迷惑也。史記謂堯使舜入山林。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蓋言治水之時也。試舜之效。於是乎至矣。蔡氏曰。遇非常之變。而不失常。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喪去聲。匕卑履反。

述曰。微。史記訓和大。傳云。琴瑟微弦。文選注。引許慎淮南子注云。鼓琴循弦。謂之微。則微者和也。詩思齊云。大似嗣微音。鄭箋云。微美也。蔡傳從詩箋。今不出之者。和然後能美。蓋和則無不美矣。經云。五品不遜。謂不和也。文十八年左傳云。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傳文不如孟子之備也。中庸云。天下之達道五。

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此祖述乎
 五典者也。鄭義見史記集解。揆度釋言文。左傳云。舜臣堯。
 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大戴禮云。百事不紀曰亂。亂
 則飭冢宰。周之冢宰。殆百揆之遺也。馬義見史記集解。周
 書明堂篇。言四門。曰東門。曰南門。曰西門。曰北門。禮明堂
 位同。江氏以言此經。謂明堂四門。然堯時無明堂之名也。
 攷工記云。周人明堂。則其名始於周矣。周官大宗伯云。以
 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言
 四方諸侯皆賓之也。周官大行人云。朝位賓主之閒。賓謂
 諸侯。主謂天子也。堯爲天子。今日使舜主之乎。此攝主也。
 孟子云。使之主祭。亦其義也。書疏云。鄭以賓爲擯。謂舜爲

上賓以迎諸侯。今不從者。以徒擯不能治凶人也。左傳云。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釋訓云。穆穆敬也。史記云。賓客皆敬。是也。釋詁云。穆穆美也。史記集解引馬云。皆有美德。今不出之者。美德莫如敬也。左傳云。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百揆時敘。無廢事也。四門穆穆。無凶人也。皆季文子引經而釋之也。大傳云。堯尊舜而尚之。屬諸侯焉。致天下於大麓之野。鄭注云。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外。堯聚諸侯。命舜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今不從者。攝政之命。在下文也。僖十四年穀梁傳云。林屬於山爲鹿。鹿卽麓也。非漢錄尚書事之謂也。宋書志引王云。納舜

大錄萬幾之政。僞傳與王同。又僞傳云。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繇傳言之。經何以稱烈風雷雨乎。僞孔叢子與僞傳同。且託子之言。皆妄也。漢書藝文志。無孔叢子。今謂孔鮒爲之者。僞也。迷惑釋言文。論語云。迅雷風烈必變。變者。戒非常也。不迷者。變而不失其常也。引易者。震彖文。蓋匕鬯者。祭器也。故彖傳云。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不台。底之履反陟竹力反台音詒

此言讓舜之決。承上文巽朕位而言也。格來也。命之來也。詢。謀也。乃。猶汝也。底。致也。言謀事而察言。汝言致可有功。

今三年矣。陟登也。汝登帝位者。堯決巽位之辭。蓋堯之讓舜。其先攝政。其究陟位。讓者之辭。當從其究言之。非堯在而使舜陟位也。下文言舜受終于文祖。記其攝政也。言舜格于文祖。記其陟位也。台古文作嗣。聲之近也。史記作台。漢書同。台畀也。舜讓于有德者。而堯不畀讓也。經不言帝不台者。蒙上省文也。讓而不畀者。必帝也。論語言孔子者曰之三子告。不可其爲文同也。○謹案以下文徵庸三十言之。則受終攝政者二十八年。其餘考績者二年。今謂之三年者。帝之此言。在下文正月之中。上日之間。已及於三年也。不以帝言繫日月者。帝言皆略日月也。禮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及於三年之一月。遂謂之三年。則此可

推也。蓋堯之於舜。以聖知聖。甫得舜而卽妻之。故其考之者。旣不用三考之常。亦無待三載之終也。或曰。經言咨四岳。不名大臣。尊之也。舜禹旣爲大臣。曰格汝舜。曰來禹。皆名之。何也。親之也。三聖授受。如家人也。或曰。堯授位四岳。雖未受之。豈不同授受乎。尊而不親。何也。此中庸所謂尊賢之等也。論語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此言學之授受也。借而觀之。四岳若狷者也。舜則中行者也。苟不得舜。堯其卒授四岳與。然以視舜則不如矣。今以孟子而通於書。治水之時。四岳方在。必待舜得禹而敷治焉。此四岳誠自知其不如舜也。故帝謂舜爲甥。親之固也。舜與禹共事之久。素呼禹矣。舜旣卽位。薦禹於天。十有七年。其親

之何如哉。蓋敬而尊之。而不名之。異也。尊而親之。名之。如家人異之。異也。○以上三節言之。讓之爲道。莫大於讓天下。堯慎舉其人。而不失所讓焉。何其敬而明也。是故放勳之讓。克讓者也。界音俾

述曰。格來釋言文。詢謀釋詁文。周官小宰鄭注云。乃猶汝也。釋言云。底致也。釋詁云。陟登升也。則陟亦登也。易說卦云。其究爲健。言其究竟之終也。史記自序云。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堯本紀云。舜讓于德。不懌。蓋訓不台爲不懌也。漢書王莽傳引作不台。音義云。台讀曰嗣。今漢書本或作嗣者。非也。史記集解云。今文作不怡。釋詁云。怡懌康樂也。又云。康安也。台與怡通。則台亦懌也。不懌猶不安也。堯決異

位。舜不獲讓。故不安也。梅本作弗嗣。文選典引注。引弗作不。又引韋昭云。古文台爲嗣。三國志。魏公卿上尊號奏云。讓德不嗣。蓋古文也。春秋治兵。公羊傳作祠兵。毛詩嗣音。韓詩作詒音。聲皆近也。史遷通今古文者也。從不台。不從不嗣。何也。經云。受終于文祖。以攝政嗣之也。又云。格于文祖。以陟位嗣之也。豈不嗣云乎。先儒從不嗣。則經無繇明。所以疑其闕文也。雖然。遷從雅釋矣。而雅釋尤有其著者焉。釋詁云。畀。予。賜也。又云。台。畀。予也。則台者予也。亦畀也。詩思文云。貽我來牟。釋文云。貽。又作詒。蓋文皆從台。謂畀之也。舜讓于德。不畀。經文上下。躍如也。不畀。猶不予也。多士云。惟帝不畀。其例也。予。古通與。不與。猶不許也。釋詁云。

台子我也。此詰義不同。不可亂也。引禮者。三年間文。唐虞大臣。惟四岳與百揆之謂爾。初命禹百揆。不得遽疑不名。故不以咨禹爲言。而言皋陶謨稱來禹者也。凡外注於內注。則離之矣。今離之又離者。從朱子注孟子首章之例也。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正古音征

自此而下九節。言堯老舜攝。以著放勳之德也。上日。葉氏謂上旬日也。若穀梁傳言正月上辛也。古史日月多略。受終與格祖。書月書日。合篇終書年。則備矣。皆史之特書也。正月上日。在舜三十有三之年也。受終者。堯老舜攝而終其事也。易之坤曰。地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舜之受終。攝政。非攝位也。受終大事。告祖行之。稱曰文祖。

美辭也。猶洛誥謂乃單文祖德也。史記曰。文祖者堯大祖也。○謹案蔡氏以舜爲攝位。謂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非也。孟子曰。堯老而舜攝也。又稱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繇是推之。苟攝位也。是二天子矣。堯崩。三年喪畢。舜避堯之子。不卽踐位。孟子稱之。攝位則奚避乎。雖避亦僞也。朱子曰。舜之攝。蓋行其事。不居其位。大祖之大音太

述曰。大傳云。上日。元日也。蓋以爲與下文元日同。史記集解引馬云。上日。朔日也。江氏云。元之言始。月之始日。謂朔日也。非也。月令云。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元日曰擇。非朔日也。易稱元吉。元日者吉日也。上日有常。元日無常。經固別文言之也。引穀梁傳者。哀元年文。月令稱上丁。亦上

日也。葉氏者多。得也。宋史有傳。史記言舜之受終云。於是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此攝政之義也。釋文引馬云。文祖。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今攷禮運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天祖之定名也。荀子云。王者天大祖。謂大祖如天也。非謂天爲大祖也。經言文祖。馬言文萬物之祖。於經病添文也。且經云。肆類于上帝。上帝。天也。今日。文祖。天也。亦奚別焉。史記集解引鄭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今攷史記索隱引尙書帝命驗云。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唐虞謂之五府。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此緯文之妄而鄭從焉。亂經也。夫緯言五府。謂以時而祀。

五帝也。經云。正月上日。則其時蒼也。非赤也。何其不祀于靈府。而祀于文祖哉。謂義取南離。文明以治。將五帝而廢其四也。釋文引王云。文祖廟名。王從史記。是也。呂氏春秋引商書云。五世之廟。可以觀怪。五廟者。殷商之禮也。今詳逸文。論語云。殷因於夏禮。夫夏承唐虞。因於夏。猶因於唐虞也。然則唐虞之禮。殆五廟乎。五廟者。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也。堯親九族。高曾祖禰。其四親也。上及太祖。禮之宜也。書疏引帝繫云。黃帝生元囂。元囂生僑極。僑極生帝嚳。帝嚳生堯。引世本說同。今不出之者。於經無攷。懼其誣也。然則史遷何以知文祖爲太祖乎。蓋以義推之也。宗廟之禮。以尊統卑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音旋

此舜攝政而先厯象也。在察也。璿美玉也。璣衡象天之器也。古制既亡。周髀有北極璿璣七衡之說。可以推之矣。璿璣大傳作旋機。馬氏作璿機。大傳曰。旋者環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馬氏曰。可轉旋。故曰機。衡其中橫筭。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爲機。以玉爲衡。貴天象也。七政者。鄭氏謂日月五星是也。不言二十八宿者。日月五星。非二十八宿之度。無以紀之。故言七政而可該也。七者之行。列於天官。各有所司。故謂之政。齊者。七政遲疾不齊。厯數以齊之也。蓋厯象大灋。觀象而厯明焉。機衡者。象也。齊七政者。厯也。機衡之象。堯

既有之。舜又從而察之。故不言作而言在也。易之革曰。君子以治厯明時。言察其變也。舜攝政先之者。猶堯先授時也。或曰。堯舜而有機衡。何也。曰。天象之動也。非機動者。無以象之。機衡授時。萬世利民之大者也。豈所謂機變之

巧乎。

幾平聲
甯音同

述曰。在。史記作乃在。或爲乃作。蓋形之誤也。說文云。璿赤玉也。璿與玉變文。左傳云。瓊弁玉英。其例也。璣。今書疏本與史記同。王氏云。機不作璣。馬鄭皆同。璣則改於唐天寶閒。爾。段氏云。禹貢釋文。璣音機。而堯典無音。則作機也。馬義見史記索隱。鄭義見史記集解。又鄭云。璿機玉衡。渾天儀也。說與馬同。今不出之者。渾天儀之名。漢始有之。不可

以言堯典也。揚雄漚言云。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
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蓋閎與妄
人。漢武帝時人也。耿中丞壽昌。漢宣帝時人也。晉書天文
志。引春秋緯云。唐堯卽位。羲和立渾儀。此緯文不足据也。
書疏引蔡邕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
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考天象多違。故史官
不用。惟渾天近得其情。令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又
引王蕃渾天說云。天之形如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
圖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體渾渾然也。蓋以爲渾天得之。
周髀失之矣。繇今攷之。則周髀實通於渾天。堯典得周髀
而明也。周髀云。天象蓋笠。地漚覆槃。又云。極下者。其地滂

施四隕而下。蓋中國居赤道之北。人戴北極而行。故漢象
若斯也。分渾天之團體而言之也。周髀云。春分之日夜分。
以至秋分之日夜分。極下常有日光。秋分之日夜分。以至
春分之日夜分。極下常無日光。故日運行處極北。北方日
中。南方夜半。日在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在極南。南
方日中。北方夜半。日在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故曰。極
下不生萬物。北極左右。夏有不釋之冰。物有朝生暮獲。又
云。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五穀一歲再熟。皆周髀之通
於渾天者也。獲與穫通。或曰。伏生大傳。以北極爲旋機。非
象天之器也。史記天官書云。北斗七星。所謂旋機玉衡。以
齊七政。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斗爲帝車。

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此史遷之發伏羲也。晉書志云。北斗魁四星爲璿機。杓三星爲玉衡。亦其義也。釋地云。北戴斗極爲空同。蓋伏言北極旋機者。謂斗極也。旋又作璇。說苑云。璇機謂北辰勾陳樞星也。此發伏羲而不以北斗言也。或曰。北斗樞星。皆有歲差。非萬世之應也。星經云。璇機北極星也。玉衡斗六星也。蓋紫微垣斗六星繞北辰。終古無歲差。莊子云。維斗得之。以終古不忒。是也。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伏羲當然也。繇今攷之。伏羲不其然也。微論爲斗爲北斗。爲樞星。苟如其說。將察一星遂可齊七政乎。且星本無名。自人名之。故星名無常。鳥火虛昴。不知其爲星也。經曰星。

鳥曰星火。曰星虛。曰星昴。則知其爲星矣。機衡爲星。則經必立文以著之也。周髀云。欲知北極樞。璿周四極。常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游所極。冬至夜半時。北游所極。冬至日加酉之時。西游所極。日加卯之時。東游所極。此北極璿璣四游。正北極樞。璿璣之中。正北天之中。此堯典璿璣之義也。北極樞者。赤道之極也。而黃道之極。根於赤極焉。戴氏震以。北極璿璣爲黃極者。非也。北極環游四極。故大傳云。旋者環也。又云。旋機謂之北極。伏羲猶周髀也。周髀璿與機通。大傳以幾微釋機者。言其義也。故瀾言亦以幾乎幾乎稱渾儀也。馬氏以轉旋釋機者。言其形也。大傳以環釋旋。又言所動者大。則其形固具矣。惜夫大傳玉衡之說亡。

也。然史記索隱引鄭大傳注云。渾儀中筭爲旋機。外規爲玉衡也。則伏羲從可知也。周髀云。凡爲日月運行之圓周。七衡周而六閒。以當六月。節六月爲百八十二日八分日之五。故日夏至在東井極內衡。日冬至在牽牛極外衡也。故曰。冬至夏至者。日道發斂之所生也。又云。春分秋分。日在中衡。春分以往日益北。秋分以往日益南。此堯典玉衡之義也。中衡者。赤道也。赤道外二十四度。則外衡也。赤道內二十四度。則內衡也。張衡靈憲言黃道出入赤道二十四度者。是也。今躔得二十三度半焉。蓋正其衡爲中氣。遞其閒爲節氣。七衡之閒。天氣以平。平衡之義也。自內而外。四游圓規。運衡生規之義也。衡有橫象。橫古作衡。以衡爲

筭橫而視之。衡橫之義也。馬義據漢制渾儀言之。得其一而遺其二也。周髀不言爲筭者。略也。若非爲筭。則無以視星宿而察之也。史記正義引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宿。機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而強也。自漢以來。機衡之制益修。至宋元祐閒。其制漸精。郭守敬又改爲簡儀。明代因之。今制有赤道儀。黃道儀。天體儀。地平儀。其大略也。然則機之旋者何也。屈子天問云。圓則九重。孰營度之。蓋圓則旋之矣。此諸輪之說所繇生也。今攷天之九重。其上者曰宗動天。言其統諸天而左旋也。次曰恆星天。衆星二十八宿也。次曰填星天。土星也。次曰歲星天。木星也。次曰熒惑天。火星也。次曰太陽天。日也。次曰太

白天金星也。次日辰星天。水星也。次日太陰天。月也。八者皆隨宗動天而左旋者也。八者又皆以迴旋之勢。自爲右旋者也。左旋者。自東而西也。右旋者。漸南漸北。自西而東也。夫堯典。鳥火虛昴。序分四仲。則左旋矣。易象離日坎月。而八卦之位。四時五行。說卦皆以左旋言也。張子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朱子所以取大輪內轉。小輪之喻也。大輪疾。小輪遲。則左旋者亦右旋也。今觀日月五星。宗赤道而循黃道。自人視之。高下遠近。贏縮遲疾之不齊。雖左旋而不能無右旋者。迴旋之勢然也。此非僅如槃珠迴旋於平圖上也。蓋迴旋於渾圖南北閒也。近宗動天者。大氣攝之。左旋疾而右旋遲。故左旋之勢。恆星最

疾。以次而遲。及月則最遲也。右旋之勢。恆星最遲。以次而疾。及月則最疾也。梅氏文鼎云。右旋者已然之故。而左旋者所以然之理也。梅氏其通於數理之微者乎。恆星之右旋雖遲。然久則其差見矣。今瀟定七十年有奇而差一度。爲遲也。周髀云。立二十八宿以周天厯度之。瀟又云。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各置二十八宿。蓋天度難紀也。以二十八宿紀之。而後天度著。齊七政者。齊之以度。七政諸天。皆上紀於恆星天也。經言七政。則二十八宿在其中矣。史記律書云。旋機玉衡。以齊七政。卽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是也。十母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也。十二子謂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也。蓋六甲之周十

二辰之次。皆自機衡察焉。此遷說不與天官書同也。周髀云。日主晝。月主夜。則日月所司之政也。天官書云。歲星主春。熒惑主夏。填星主季夏。太白金主秋。辰星主冬。則五星所司之政也。論語云。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此以政譬星。則星亦以政言也。大傳云。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今不從者。麻象授時觀天文而成人道爾。非以察地理也。禹貢別爲地理之書也。日月遲疾不齊。於閏則齊之矣。詳閏月定時疏。漢劉歆三統術。爲五步之瀆。以候五星。後世步瀆尤詳。皆推堯典之瀆而齊之也。今可攷於麻家言矣。蓋星與日同度。謂之合。星爲日揜而伏。如月之合朔也。旣合之後。星行遲。日行疾。星

晨見東方。如月之生明也。始見則順行最疾。已而漸遲。距日九十度而留。如月之上弦也。既留之後。星退行漸疾。距日一百八十度而衝。如月之望也。既衝之後。星退行漸遲。距日九十度而留。如月之下弦也。既留之後。順行漸疾。又與日同度而伏。是爲一終。既合而星後於日。則晨見。既衝而星前於日。則夕見。此土木火之行也。金水之行疾於日。無衝也。有合伏焉。既合之後。星行疾。日行遲。星前於日。夕見西方。始見則順行漸遲。距日漸遠而留。迺退行漸疾。又與日同度而伏。謂之退合。退合之後。星後於日。晨見東方。迺退行漸遲。距日漸遠而留。迺順行漸疾。又與日同度而伏。是爲一終。故齊者齊其不齊也。厯家言五星之周天者。

填星二十九歲有奇。歲星十二歲。熒惑二歲。太白辰星隨日。一歲一周天也。以右旋言也。書疏引馬云。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己之事也。今不從者。攷之鴻範。若麻數。若王省。各爲之文。今經言麻數。馬以所省言之。於經病添文也。經不言以齊庶政也。周官大司徒疏引尚書緯云。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文選勵志詩注。引春秋緯云。天左旋。地右動。河圖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地常動不止。而人不知。譬如閉舟而行。不覺舟之運也。然則天圍繞地。而地果動乎。春秋必書地震。何也。蓋地至靜者也。言動者。自其靜而明其動也。猶天至動

者也。言靜者自其動而明其靜也。易云。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故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此春秋所以書地震之異也。非緯文之說所能亂也。今以易言坤之動者。而疑於其靜。將亦以易言乾之靜者。而疑於其動乎。樂記云。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言經術者。必知其著焉者矣。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禋音因

此舜攝政而告祭也。肆。遂也。類者。類于郊祀也。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上帝者。天也。林氏曰。自形體言。謂之天。自主宰言。謂之帝。禋者。精意以享也。宗。尊

也。所宗者六。王氏据祭灋謂祭四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者。是也。祭灋言幽宗。雩宗。而曰。此五代之所不變也。故知其爲唐之六宗也。望者。望而祭之也。徧者。祭皆徧也。蔡氏曰。山川名山大川。謂五嶽四瀆之類也。羣神。謂邱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也。雩音于

述曰。肆。史記訓遂。夏小正傳云。肆。遂也。蓋肆則無不遂矣。釋詁云。肆。故。今也。有故。則遂爲之矣。遂爲之。則今爲之矣。說文云。故。使爲之也。周官肆師云。類造上帝。鄭注云。以類禮卽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爲之者。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亦其義也。古尙書說。見太平御覽。蓋稱異義所引者也。釋文引馬云。上帝。大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

者。馬說蓋有繇也。禮運云。夫禮必本于大一。分而爲天地。史記天官書云。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大一常居也。今不出馬說者。爲鑿也。史記集解引鄭云。禮祭上帝于圜丘。鄭禮注。所謂天皇帝北辰耀魄寶也。据緯言之也。今不從者。不以緯亂經也。林氏者之奇也。宋史有傳。釋詁云。禋祭也。周語云。精意以享。禋也。白虎通云。宗尊也。王義見書疏。王釋六宗。据禮祭禋也。其義今見僞家語。託爲孔子之言。僞孔叢子亦同。禮記疏。稱馬昭謂王肅僞家語。蓋與漢志所錄者不同。或曰。僞孔叢子。亦王爲之。皆以難鄭故也。然則何以采其說乎。不以人廢言也。祭禋固不僞也。非多聞而慎言。無以明之也。周官大宗伯疏。引許氏異義云。今尙

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時。在六者之間。居中央。助陰陽變化。故郊祭之。古尙書說六宗。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謹案夏侯歐陽說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大日月星辰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故祭分野星。其國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尙書說同。鄭駁之云。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

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并祭日月可知。其餘謂六宗。書疏引鄭云。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天神。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四第五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王氏鳴盛云。月令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則宗者天神也。此王氏之申鄭也。然五代相因。損益不同。無以明其必然也。鄭禮注云。禋之言煙。非也。洛誥云。秬鬯二卣。曰明禋。又云。禋于文王武王。非燔柴之煙也。今尙書說。名實雖相應。然六者之間。果何謂乎。揚雄謂神遊六宗者。亦意言之爾。大傳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曰。禋于六

宗。釋文引馬云。六宗。天地四時也。馬從大傳。雖古說而非古義也。類于上帝。既言天矣。今以言禋。其亦言天乎。續漢志。劉昭注。引虞喜云。六爲地數。則祭地。劉注申之云。六。地數之中。舉中以該數也。禋者。蕤祭也。非周禋之祭也。遂云。虞書改土。蓋劉注改禋爲壇也。釋經者。而改經以求是乎。書疏引劉歆云。六宗。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又引張髦云。六宗。三昭三穆也。夫以昭穆介於類望之間。非次也。山及水澤。非尊山川於下乎。金氏榜云。六宗者。方明也。古文尙書伊訓云。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漢志引伊訓而釋之。謂以冬至越第。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蓋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繇來也。覲禮云。諸侯覲

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天子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汪氏中云。六宗之禮。與祀文王同地。故曰宗祀。是不然也。夫宗祀者。周公所以特尊文王也。今言六宗。是六配也。非特尊之義也。經云。日觀四岳羣牧。於方明近矣。以觀禮之方明。爲孝經之宗祀。經不遠乎。全氏祖望云。六宗。六物也。昭七年左傳云。歲時。日月星辰。謂此也。姚氏鼐云。六宗。六府之神也。文七年左傳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今以言唐之祀典。皆無徵文也。若夫杜氏佑以爲六帝。則猶鄭禮祀之

失也。故於此辯焉。則王義不可以廢矣。祭壇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又云。此五代之所不變也。王義据之。僞傳與王同。續漢志注。言司馬彪難之云。案祭壇。而除其天地于上。遺其四方于下。取其中以爲六宗。可乎。是不足以難之也。經云。類于上帝。以天尊統地卑也。周頌。昊天有成命之詩。未嘗言地也。詩序云。郊祀天地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朱子云。不言后土。省文也。蓋大宗伯言祀昊天上帝者。亦不言

后土也。經云。望于山川。凡天下山川。不表四方。無以爲望也。周官所以言四望也。曲禮云。天子祭四方。祭山川。此析言之也。周官小宗伯云。兆山川邱陵。各因其方。此統言之也。鄭禮注云。四方。謂山林川谷邱陵之神也。祭山林邱陵于壇。川谷于坎。是也。或曰。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此祭四方之謂也。非也。釋言云。兆。域也。兆五帝。則言壇不言坎也。經云。徧于羣神。此所謂有天下者祭百神也。然則上下皆明。中爲六宗。從可知也。鄭禮注云。壇。折封土爲祭處也。昭明也。謂壇也。王宮。日壇。王君也。日。稱君。夜明。月壇也。宗。當爲崇。幽崇。星壇也。星以昏見。雩崇。水旱壇也。春秋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

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禋之。鄭讀宗爲禋。非也。春秋於旱書大雩。此雩禋也。桓五年左傳云。龍見而雩。謂四月常雩也。先無災而雩之。非及有災而禋之也。此雩宗也。舜以攝政告祭。雖在正月。不嫌非時也。類亦非時之祭也。且宗者兼乎禋者也。詩雲。漢云。早旣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旱災而禋宗也。則幽宗可推也。釋文云。宗主如字。是也。然則六宗何以言其二乎。此互見之例也。陳氏祥道云。言壇則知泰折之爲坎。言折則知泰壇之爲圓。鄭禮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孔疏云。以埋少牢之文。在諸祭之首也。繇是推之。相近於坎壇。則知泰折泰壇之相遠也。周官大司樂云。冬至於

地上之圓丘奏之。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郊特牲云。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漢志引禮記云。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言相遠也。易云。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此所以相近於坎壇也。寒於坎。暑於壇。壇近於坎。坎近於壇。相推則宜相近也。相近。鄭讀爲禳祈。王讀爲祖迎。皆非也。張子讀相近如字。是也。張子謂暑近日壇。寒近月坎。則非也。相近於坎壇。亦知四坎壇之相遠也。禹貢云。奠高山大川。奠者不易其方。東南西朔。皆相遠也。六宗言其二於四方之上者。宗爲天宗。方爲地道。宜於此焉。別之也。言星則知日月。言水旱則知四時寒暑。故六宗必言其二也。六宗皆行於天。月

令所以言祈天宗也。然則水旱何以爲天宗乎。雩者。祈雨之祭也。水者雨也。易云。坎者水也。又云。雨以潤之。潤萬物者莫潤乎水。月令云。雨水不時。故祭水旱而總之曰雩也。皆天宗也。非孟子所謂旱乾水溢者也。旱乾可言雩。水溢不可言雩也。水溢者。祭川谷之神。非雩宗也。然則何以知其爲唐之六宗乎。周書世俘篇云。武王乃告天宗。此周之所宗也。自周而殷而夏而唐虞。故曰。此五代之所不變也。書疏云。漢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晉初。荀顗定新祀。以六宗諸說不同。廢之。摯虞駁之。謂宜依舊。近代以來。皆不立六宗祠也。此孔氏在唐之言也。六宗之廢。廢於異說。釋經者其慎言哉。僖三

十一年公羊傳云。三望者何。望祭也。哀六年左傳云。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爾雅釋山云。梁山。晉望也。此諸侯之望祭也。大宗伯云。國有大故。則旅四望。此天子之望祭也。公羊傳所謂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也。王制云。天子祭名山大川。釋天之祭名云。祭山曰廋縣。祭川曰浮沈。蓋名不同也。五嶽詳下巡守疏。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大宗伯云。以血祭祭五嶽。以粢沈祭山林川澤。唐制殆然也。鯉與蕕埋皆通。徧史記作辯。鄭禮注云。今文辯皆作徧。大宗伯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神者天神。亦人鬼地示之稱也。詩大田云。田祖有神。謂人鬼也。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謂地示也。大司樂云。凡

六樂者。一變而致川澤之示。再變而致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邱陵之示。四變而致墳衍之示。經別言山川。則邱陵墳衍。皆羣神也。詩云。遵彼汝墳。謂水厓也。襄二十五年左傳云。井衍沃。謂平地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元冥。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祭灋云。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

修之。則古昔聖賢皆羣神也。學記云。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文王世子云。凡始立學者。必設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又云。天子視學。祭先聖先師焉。皆羣神之類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音集

此舜攝政而見諸侯也。輯。合也。瑞者。執玉爲信也。五瑞。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玉也。古者。天子命諸侯。錫以圭璧。諸侯朝則執之。天子執冒以朝諸侯。受其所執之玉而冒之。大傳曰。無過者。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者。留其圭。改過者。復其圭。是也。舜以攝政合諸侯。故合瑞也。既。盡也。盡月。承上文正月而言。覲。見也。下見上之通稱。非天子覲禮也。日覲。

者。日日得覲也。牧。州牧也。諸侯爲一州長也。羣牧。十二牧也。言四岳者。謂四方之羣牧也。后。君也。諸侯君其國也。羣牧。統羣后。日覲。不言羣后。班瑞。不言羣牧。皆互見也。班復還也。蔡氏謂班頒同。蓋先期以合諸侯。旣正月則諸侯日至。是政之無慢也。諸侯日至則日見之。班瑞而歸。亦政之無慢也。程子曰。諸侯日見。不期於一日。蓋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也。朝直遙反。長丁丈反。

述曰。輯合釋詁文。說文云。瑞。以玉爲信也。周官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攷工記。玉人云。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五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又云。天子執冒四寸。

以朝諸侯。鄭注云。名玉曰冒。言德覆天下也。蔡傳以爲圭。剡上。冒。窒下。天子執冒以冒諸侯之圭。而辨其信否。非也。夫辨諸侯。而徒辨其玉乎。所謂信者。不以信僞言也。蓋大傳復留之義也。大傳又云。諸侯執所受圭與璧。朝於天子。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又云。瑞也者。屬也。義則見屬。不義則不見屬。皆不以信僞言也。周官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王執鎮圭。其下公侯伯子男。文與典瑞同。攷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者。傳重之器。天子之信也。周官小行人云。成六瑞。鄭注云。瑞。信也。皆朝見所執以爲信。其義也。桓三年公羊傳云。旣盡也。岳亦作嶽。史記云。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非也。諸侯康至。乃擇吉而見。

之。此後世之政。所以多竄敗也。覲。見。釋詁文。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舜之攝政。孟子所謂相堯也。非爲天子也。大宗伯云。春見曰朝。秋見曰覲。經言朝。又言覲。皆不繫春秋言之。則通稱也。經不言四岳羣牧。日覲。而言日覲。四岳羣牧者。非倒文。無以明其得覲也。隱四年左傳云。王覲爲可。又云。何以得覲。蓋覲王而王覲。則得覲矣。故諸侯朝。而天子受其朝。曲禮亦倒文曰。朝諸侯。或疑朝覲爲上下通稱。非也。王制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此其文以天子主之。明下朝上也。不以爲相朝也。豈曰上朝下乎。周官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世相朝也。襄元年左傳云。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鄭禮注。

據傳以爲言也。然則禮無大朝小。安在其爲上朝下也。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故其言天子者。則曰視朝。謂臣朝而君視之也。苟以爲上朝下焉。則孟子所辨瞽瞍朝舜者。郊特牲所記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者。不階之禍乎。大行人云。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蓋朝覲宗遇。皆謂諸侯朝也。而春爲之先。則發其例焉。不曰諸侯朝。而曰朝諸侯。與曲禮文同。自天子受其朝言之也。秋覲諸侯。夏宗諸侯。冬遇諸侯。皆以互見而省文也。夫宗者天下之大宗也。謂上覲下。將可謂上宗下乎。故曰覲四岳羣牧者。經之倒文爾。孟子亦言朝秦楚也。論語言儀封人請見。而

曰從者見之。明其得見也。此可以借觀矣。昭十六年左傳云。宣子私覲於子產。此相見之通稱也。非此經之下見上也。然亦無所謂上見下也。後世之文。言省覲者。謂覲其親也。亦下見上之通稱也。或曰。古有政之慢而不得見者乎。是不然也。使慢遊若丹朱。而傳位焉。彼諸侯能日覲邪。大宗伯云。七命賜國。八命作牧。蓋牧者。以諸侯加命也。曲禮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舜肇十有二州。咨十有二牧。蔡傳云。九州之牧。非也。后君釋詁文。孟子云。頒白者。王制作班白者。明堂位鄭注云。頒讀爲班。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初。歸格于藝祖。用特。守音符岱音代贊音至

此舜攝政而巡守也。自此而下五節。皆史文之以類約記者也。歲者。凡巡守之歲也。天子守天下。巡守者。巡所守也。岱宗。東岳泰山也。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恆山。所謂四岳也。祭天燔柴。故謂祭天曰柴。秩者。尊卑之敘。若五岳視三公。四瀋視諸侯也。東后。東方諸侯也。時月日。謂羲和所授者。正。定也。合而定之。所以一正朔也。律。謂六律。竹筩爲之。陽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律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自黃鍾之律九寸。而生度量衡焉。度。謂五度。分寸尺丈引也。量。謂五量。龠合升斗斛也。衡者。平

衡。謂輕重五權。銖。兩斤鈞石也。同之。所以明濫紀也。五禮。馬氏謂吉凶賓軍嘉也。蔡氏謂修之。所以同風俗也。五玉者。若五瑞及瑑圭璋以類聘之類。故不曰五瑞而曰五玉也。三帛。王氏以爲孤及諸侯適子附庸三者所執。是也。二生一死者。鄭氏謂羔雁生也。卿大夫所執。雉死。士所執也。自五玉以下。皆贄也。贄所以如賓禮之器也。鄭氏謂贄之言至。執以自致也。五器。劉氏謂五禮之器也。如猶公羊傳如其意之如。五禮之意。如之者五器也。既修五禮。則五器有不如禮者。必使如之。故不曰五器如之。而曰如五器。於五器獨斥言贄者。方行於巡守之時也。終言五器。備舉之也。既言賓禮之贄。而仍曰五器者。贄乃賓禮之一端也。卒。

事終也。復。反報也。周官曰。諸臣之復。今謂一方事終。則使人報堯也。大傳言舜巡守者。所以言報事還歸也。舜攝政之禮。然也。如岱禮者。卽如初也。鄭氏謂五月不言初者。以其文相近。八月十一月言初者。文相遠故也。格。至祭也。大傳曰。歸。格于禰祖。藝與禰聲之近也。馬氏謂藝禰也。特一牛也。蔡氏謂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是也。受終言文祖者。以尊統卑也。歸。格言禰祖者。繇卑達尊也。不言出告者。從可知也。○謹案古巡守之制。天子旣無深居燕安。亦無逸遊。蓋天下之事。於此行察之矣。其巡守不病民者。隋王氏曰。儀衛簡而徵求寡也。

華去聲。燔音煩。族音湊。洗先上聲。裴儒離反。射音釋。龠音藥。合音蛤。

銖音朱。瑑音篆。類他弔反。適與嬭同。嬭乃禮反。告音格。

述曰。凡爲史者。事非一時。類而書之。約記成文。略其年月。此所謂史家之撮敘。擲也。史記集解引馬云。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馬據五載一巡守也。然烏知舜始巡守者何年乎。未受終前。堯巡守否乎。史記云。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朱子據之。以爲巡守非舜初也。守。史記作狩。昭二十三年左傳云。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天下者。天子之守也。孟子云。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蓋諸侯之國。皆爲天子守焉。鄭大傳注云。天子以天下爲守。是也。大傳云。巡。猶循也。狩。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嶽。知四方之政而已。詩云。崧高維嶽。毛傳

云。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堯之時。姜氏掌四嶽之祀。嶽與岳通。岱與代通。大傳云。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幽都。宏山祀。貢兩伯之樂焉。此言舜巡守之四岳也。鄭注云。元始也。宏山。恆山也。岳。今文作嶽。大傳云。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恆山。嵩山也。此大傳之旁通者爾。非以五嶽言此經也。史記封禪書。引此經言四嶽。又云。中嶽。嵩高也。其本紀言四嶽。不言中嶽。公羊何注。引此經。而於其下益之曰。還至嵩。如初禮。非也。或曰。堯時五嶽。中嶽者。霍大山也。周官職方氏云。冀州。其山鎮曰霍山。禹貢所謂大嶽也。中嶽帝都。故不巡焉。然五嶽之文。見於周

官。堯時則經無文也。今言五嶽。則大傳所言。安知非伏生得於尚書未殘之先邪。蓋爾雅與大傳同。周官大宗伯云。以血祭祭五嶽。鄭禮注蓋据爾雅也。釋山之末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此爾雅言五嶽。鄭据之是也。泰山曰岱宗。白虎通云。萬物相代於東方也。應劭風俗通云。宗。長也。爲五嶽之長。華。說文作華。白虎通云。華之言穫也。言萬物成熟可穫也。霍山曰衡山。漢志云。其在天也。以齊七政。故曰玉衡。衡在前。居南方。蓋在地之衡山。亦其義也。衡山之遠。古之巡守及焉。古天子習於跋涉者也。舜所以納于大麓也。王制云。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恆山。今豈不盡乎。白虎通云。恆者常也。萬

物伏於北方有常也。釋山云。山大而高。崧。詩崧高毛傳同。此統言四嶽也。應劭以詩崧高言中嶽。非也。其言中央曰。嵩高。嵩者高也。是也。周官大司樂云。四鎮五嶽崩。鄭禮注。以職方氏九州稱山鎮者九。其五鎮爲五嶽。其餘爲四鎮。遂與大宗伯五嶽注不同。鄭亦据爾雅也。釋山之首云。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此爾雅言五山。非言五嶽。鄭据之。非也。蓋四鎮五嶽。天下名山之大者也。釋山之首。錯兼乎四鎮五嶽而統之者也。五嶽冠四鎮爲雄。故釋山之末。備統之以五嶽焉。今以職方氏山鎮言之。則釋山之五山皆山鎮也。以五嶽言之。則五山者五嶽而稱其四也。其不言中嶽嵩高者。猶詩周頌般序言巡守而祀四

嶽也。五方之嶽。望祀皆尊。其巡守四方。中方之巡。分在四方。非以中嶽近所都而不巡也。堯典稱羣后四朝。亦以中方之朝。分在四方故也。繇是推之。五嶽者。五方也。五行者。五行也。鴻範五行。敘於禹貢之時。堯時不當不備五嶽也。霍山非五方之中。堯時中嶽。必主嵩高。如大傳云也。禹貢所稱。嵩高曰外方。堯典則五嶽而稱其四爾。禮云。中央土。又云。播五行於四時。故四時不言土。而土在其中矣。孟子言四端。其不言五常之信。亦然也。職方氏九州之鎮。不言嵩高者。以五嶽可不言中嶽。則山鎮固可不言也。釋山於嶽。則先言河南華者。華在東都之西也。於鎮。則獨言河西嶽者。嶽謂吳嶽。在西都也。皆所以尊王都也。故嶽兼於先。

華之下焉。中庸云：載華嶽而不重，亦兼之而明有尊也。此猶春秋之義，錯舉四時，五等之爵，獨稱諸侯，而諸侯之臣，又獨尊其君爲公也。鄭不察於斯，則周官五嶽之義歧矣。鄭志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嶽爲西嶽，豈其然乎？詩崧高疏云：必據己所都，以定五嶽，則五嶽之名，無代不改，斯言正矣。夫四鎮猶四望也。大宗伯言四望，謂四方也。四鎮亦謂四方，非謂四山也。昭四年左傳云：四嶽三塗，陽城，大室，九州之險也。蓋大室者，嵩高，別於四嶽而爲中嶽也。明堂五室，亦以大室居中也。漢書云：元封元年，武帝登禮嵩高，置奉邑，名曰密高。密，古崇字。蓋古之大室也。然則霍山何也？大傳云：禹奠南方，霍山，風俗通云：衡山，一名霍，萬物盛長。

垂枝布葉。霍然而大。是也。霍與藿通。漢書鮑宣傳云。漿酒霍肉。其例也。禹貢稱岱。稱衡。稱外方。岱爲泰山。衡爲霍山。外方爲嵩高。皆後世異名也。詩閟宮云。泰山巖巖。爾雅釋山。首言岱。而末言泰山。首言衡。而末言霍山。備異名也。釋山云。大山宮小山。霍。釋地云。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今南方衡山。四旁小而中大。何以稱霍乎。夫雅釋之義。非一端已也。釋草云。枹霍首。則霍大之義可推也。應劭所謂垂枝布葉者。亦奚鑿邪。晉語云。景霍以爲城。韋注云。景。大也。大霍。晉山名。亦其例也。書疏引爾雅郭注云。霍山今在廬江灊縣。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廣雅云。霍山謂之天柱。此皆自武帝後而言也。史

記云。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灋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漢志。廬江郡灋下注云。天柱山在南。志不言霍山也。然則禹貢大嶽。職方氏嶽山。何以稱嶽也。稱嶽者。其山名云爾。天下之山。以四嶽五嶽爲尊。非名嶽卽尊之也。中庸稱華嶽。稱二山名也。呂刑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蓋禹貢於諸嶽。皆稱其名。不稱嶽焉。非如釋地之稱岱嶽也。何獨尊於霍大山乎。謂大嶽故獨尊之。禹貢何以又稱嶽陽。而不曰大嶽之陽也。莊二十二年左傳云。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此以大嶽稱四嶽也。周語云。祚四岳國。賜姓曰姜。是也。四岳所在。詳禹貢疏。柴。說文引作柴。禮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謂巡守也。釋天云。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瘞。

今不言地者。統於天也。曲禮云。天子祭天地。祭山川。豈其祭天。祭山川。而不祭地乎。覲禮云。祭天燔柴。祭山邱陔升。祭川沈。祭地瘞。覲禮補言祭地者。明祭天已統之也。不然。則祭地反在山川下邪。後漢書張純傳云。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此以漢人喜封禪而言之也。管子云。古之封泰山。禪梁甫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禮器引孝經說云。封乎泰山。考績燔柴。禪乎梁甫。刻石紀號。蓋後世言封禪者。言天子之功德也。史記封禪書。亦以諷漢爾。經固無封禪之文也。岳與嶽通。王制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大傳與王制同。又大傳云。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

男五獻。此尊卑之敘也。協白虎通引作叶。王制云。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則正者定也。周官大史云。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於邦國。此言正朔也。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甘誓云。有扈氏怠棄三正。故合而定之者。懼不一而懲怠也。秦氏憇田云。時四時也。月十二月也。正三正也。日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句例同也。今不從者。言時月日則三正明矣。時月日者。皆三正所絲分也。釋文引鄭云。同陰呂律陽律也。今不從者。以言各有當也。周官大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典同云。掌六律六同之和。此陰陽同助之義也。禮運云。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經云。律和

聲又云。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此以陽統陰之義也。漢志云。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月令云。仲秋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蓋同者同之也。非大同也。漢志云。黃帝使泠綸。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閒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是爲律本。黃鐘。黃者中之色。鐘者種也。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始於子。在十一月。又云。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萬物萌動。故黃鐘爲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爲萬物元也。又云。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太族。族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鐘。言陰夾助太族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

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位於辰。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鐘。林。君也。言君主種物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猶也。言陽氣正濫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亡射。射。厭也。言終而復始。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鐘。言陰氣應亡射。雜陽闋種也。位於亥。在十月。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

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鍾周官月令作鍾。史記同。族亦作族。亡亦作無。中亦作仲。史記律書云。九九八十一以爲宮。又云。黃鍾長八寸十分一。蓋史遷以縱黍言之。與漢志言衡黍者不同。縱黍八十一分。卽衡黍九十分也。黍以廣爲分。長過之。厚殺之也。今灋衡黍百分。得縱黍八十一分。以衡者爲律尺。以

縱者爲營造尺。故古者黃鍾九寸。今律尺爲七寸二分有奇。蓋以四率比例焉。其體積面算。周徑皆以密率乘除也。古者周徑之率。徑一圍三。劉宋祖冲之以圍容六邊求之。元趙友欽以圍容四邊求之。皆割圓之術。屢求句股得徑一者。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有奇。今泰西瀋同。此周率之密也。不踰律焉。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此自漢瀋言之也。繇今推之。又以今六寸四分當周尺矣。昭三年左傳云。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則釜六斗四升也。釜與鬲通。周官廩人云。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鬲。上也。人三鬲。中也。人二鬲。下也。注云。此皆謂一月食米也。繇今推之。人食不

必二黼。則今量於古有加矣。蓋度量古今不同。而當其時不可不同也。馬五禮義見史記集解。周官大宗伯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此五者禮之大者也。周因於殷。殷因於夏。夏因於唐虞。五代相因。而損益之者也。又馬云。三帛。三孤所執也。五器。五玉。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已下不還也。今不從者。其言三帛義不備也。五器五玉文不同也。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彼文相承。六器皆玉也。此文不相承也。雖禮言還圭。卒乃復非五玉之謂也。五玉大傳漢志作五樂。史記作五玉。今從史記者。禮樂並稱。或言禮。則樂存焉。論語言夏禮殷禮是也。禮記所以有樂記也。

言五樂而不言五玉。則贄不備也。蔡傳云。五玉。五瑞也。然經於上文言五瑞矣。今何以不曰五瑞乎。蔡於義未悉也。周官典瑞云。瑑圭璋以煩聘。攷工記玉人云。瑑圭璋八寸以煩聘。亦五等諸侯之命使也。皆所以爲贄也。論語所謂執圭也。經言五玉。所以概其餘也。蔡傳又云。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此九字。當在肆覲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言東后之覲。皆執此贄也。非也。夫東后之覲。贄者五玉。或三帛焉爾。二生一死。何以亦繫於東后之覲乎。蓋非脫簡也。書疏引王云。三帛。纁。元。黃也。附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聞。或曰。孤。執元。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王說於三色。無徵也。其言三等信矣。周官典命

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又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小國之君。大宗伯云。以禽作六摯。孤執皮帛。此天子之三孤也。漢書百官表。所謂少師少傅少保也。公之孤。天子之三孤。皆孤也。小國之君。附庸也。故約王義而出之也。贊與摯通。大宗伯云。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禮注云。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雁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也。鄭義見隱八年公羊疏。及史記正義。下引鄭義同。又鄭云。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五玉。瑞節。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也。三帛。所以薦玉也。帛必三者。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爲纁。

也。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贄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雁。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返歸矣。每歸。用特牛告於文祖。今不從者。爲未礪也。鄭六藝論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然皋陶謨云。自我五禮五庸哉。則何也。王氏申鄭者。謂大宗伯五禮。修之平日。何待此時。是烏知巡守之義。皆察其平日所爲乎。三帛之說。鄭惑緯文。今通典引尙書中候者。猶存也。鄭之釋如。於文未適也。四時皆歸。事勞而日不足矣。如鄭之言。經當言歸格于東巡下。此後以如初統之也。何卒言于北巡下乎。鄭贄至義。見史記正義。白虎通云。卿大夫贄。古以麇鹿。今以羔雁。

何以爲古者質。取其內。謂鹿得美草。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羔跪乳。雁有行列也。禮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顧右贊執麋。明古以麋鹿。今以羔也。今儀禮作左頭如麋執之。曲禮云。凡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襄七年左傳云。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執以爲贊。皆賓禮之器也。天子巡守。諸侯萬國。玉帛將之。諸侯之卿大夫士。不有交相見者乎。將懼其失也。定八年左傳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魯於是始尙羔。則禮器之不明也。故五禮之器。獨斥言賓禮之贊也。五禮之器。不可以不備舉也。禮器一篇。文質多少。皆如禮之器也。故五玉其器矣。三帛。二生。一死。不亦然乎。禮器云。三牲

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則贊之名器可推矣。文二年左傳云。作虛器。謂臧文仲之居蔡而僭禮也。易繫辭傳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今禮則道之運於無形也。器則道之著於有形也。說卦傳所稱諸爲者。皆其器也。曰乾爲君。爲父。此人爲女器也。曰乾爲玉。坤爲布。離爲雉。兌爲羊。此物之器也。故陳氏澠禮說云。行禮者明用器之制。是也。堯典所以稱斯贊爲五器也。桓元年公羊傳云。如其意也。算術家有如數之言。亦其義也。劉氏者。敝也。宋史有傳。又劉氏云。如同也。今攷經言同律。此言如。不言同。則同不足盡如之義也。

修五禮者。損益隨時。五器雖同。猶未如所修之禮也。或曰。論語云。宗廟之事。如會同。如賓。及也。此蒙上文而言。蓋贊及五器。皆修之也。然贊者。禮之器也。奚可言贊及五器乎。或曰。五器。五兵也。司馬遷云。弓矢。圜。及。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以救。長。此軍禮之器也。然五器不皆兵也。周官大行人云。十有一歲。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瀆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皆堯典之遺也。釋詁云。卒。終也。釋言云。復。返也。說文云。復。行故道也。蔡傳云。卒。乃復者。事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繇蔡言之。其事是矣。其文非也。春秋宣公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穀梁傳云。復者。事畢也。今經言復。以爲故道之行。則迂。

矣。經言復而蔡言不復。又非經文也。周官宰夫云。諸臣之復。鄭禮注云。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以此言復。猶孟子所謂有復於王也。周官小行人云。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順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疠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又云。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此亦見古復命之遺也。至于北岳如初。釋文用王本作如西禮。書疏用姚本同。釋文云。馬本作如初。蓋鄭與馬同。今不從王本者。此馬鄭本於文尤善也。馬藝祖義見釋文。詩我將疏引鄭云。藝祖文祖。僞傳云。藝文也。言祖則考著。非也。苟無異義。經不變文。廟號尤不可變也。白虎通三軍篇云。王

制曰王者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禴獨見禴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禴不嫌不至祖也尙書曰歸假于藝祖其巡守篇又引作祖禴史記說爲祖禴廟今從大傳叶經文也禴文從爾近也諸廟父爲近也公羊何注云父死稱考入廟稱禴楚語韋注云誓近也或疑藝爲誓者非也以禴爲誓御之稱不倫也格與假通易萃彖云王假有廟用大牲吉曲禮云牛曰一元大武言特牲也曲禮云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鄭禮注云告面同爾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否此孝子之義也定四年左傳云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此侯國之禮朱子據之以爲古天子之儀衛可推也隋王氏者隋之王通也唐書志有文中

子中說。雖或竄焉。不可謂無通所說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朝直遙反

此舜攝政而巡守有時。歲朝有考也。凡及五年。則天子適諸侯而巡守者一。諸侯朝天子而述職者四。鄭氏謂諸侯歲朝是也。易之泰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於斯見之矣。其制與三載考績。三考黜陟者。實相維也。敷。徧也。奏。進也。謂進告之也。諸侯來朝。徧進以言。謂無不進言也。明試以功。謂顯用其言以考績也。車服以庸。蔡氏謂周官。民功曰庸。大傳謂有功者賞之是也。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謹案進言之考。稱功不稱罪者。所以開言路也。蓋讒說苟進。則職納言者察之矣。禹言車服以庸。

敢不敬應。則能使讒說且不進也。

述曰。白虎通云。所以不歲巡守者何。爲太煩也。過五年。爲太疏也。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此其言之鑿也。周制。十有二歲而行之。何邪。巡守之年。聖人蓋因時制之爾。孟子云。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皆治天下之道也。蔡傳謂天子諸侯。一往一來。禮無不答者。非立禮之意也。魯語云。先王制諸侯。五年四王。一相朝也。魯語注引唐固云。先王謂堯也。五載諸侯四朝。唐義是也。謂堯爲先王者。猶易稱包犧氏之王天下也。禮運稱上古爲先王。亦其例也。魯語而稱堯制者。以春秋之世。諸侯

罕朝。故難稱周制也。王制云。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酌。鄭禮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王制疏引鄭云。巡守之年。諸侯見于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江氏申鄭云。東方朝春。南方朝夏。西方朝秋。北方朝冬。終歲而徧。明年復然。故四年四朝也。周官大宗伯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詩韓奕疏云。說周禮者。賈逵以爲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今攷周成王既崩九日。四方諸侯。未及同軌畢至也。顧命云。大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此來朝之諸侯也。公羊傳言東西分陝。今謂西方東方。

統南北言之也。則諸侯不以一方一時朝矣。故韓北方之國。而詩曰韓侯入覲。巢南方之國。而春秋曰巢伯來朝。此孝經所以言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也。蓋禹貢九州。古之幅員。四方遠近。從時宜而來。故舜攝初年。旣月而日覲四岳諸侯。則常歲可推也。大傳云。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祭傳云。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巡守。然則經奚不曰五載羣后一朝乎。周官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雖在周制。五歲一朝者。亦惟衛服爾。堯時事簡於周。諸侯歲朝。

從可知也。釋文引馬云。四朝四面朝於方岳之下。引王說同。僞傳襲之。此於經文複矣。肆覲東后。經不旣言之邪。且如馬說是經。無言諸侯之來朝也。敷。秦史記訓徧告。說文云。秦進也。漢書注云。敷。陳也。蔡傳與漢書注同。今攷皋陶謨言敷納。又言敷同。此敷之訓徧於文。允洽也。詩長發云。敷政優優。敷陳之義也。詩賁云。敷時繹思。釋詁云。繹。陳也。則敷不可又訓陳矣。箋云。敷。猶徧也。詩般云。敷天之下。箋云。徧天之下。敷徧之義也。引周官者。司勳文。釋詁云。庸勞也。覲禮儀禮篇名。詩采芣云。君子來朝。何以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元衮及黼。車服之義也。白虎通云。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鉅鬯。

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亦推言之爾。今無以知堯時必九錫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濬息俊反

此舜攝政而分治山川也。肇始也。始分十二州也。蔡氏謂古之九州曰。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禹貢因其舊。舜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爲并州。東北爲幽州。分青東北爲營州。是也。舜卽位。咨十二牧。州各一牧也。左傳曰。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夏復九州矣。此聖人之隨時損益也。封十二山者。封域其山。以爲一州鎮也。蔡氏謂如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也。濬深也。深通十二州之川。脩水利以養民也。禹言濬賦濬距川。今言濬川者。約言之也。

凡川皆治之。故不言數也。

并府盈反。雍去聲。滄音繪。

述曰。肇始。釋詁文。大傳作兆。鄭大傳注云。兆。域也。爲營域。

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江氏申鄭云。周禮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又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鄭禮注云。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諏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堯時不得聞矣。蓋不得如周語稱周之分野也。今不從鄭者。以祭星言之。於經病添文也。以肇爲兆。亦兆域十二州也。詩元鳥云。肇域彼四海。箋以肇爲兆。其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於禹貢。無梁青而有幽營。故云。燕曰

幽州。齊曰營州。周官職方氏。九州之名。於禹意無徐梁而有幽并。故云。東北曰幽州。正北曰并州。夫召公封燕。太公封齊。燕齊周稱。孫炎以爲殷制。無徵文也。爾雅周官所稱九州。殆周采唐虞。而或損或益者也。爾雅釋文引鄭云。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爲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衛爲并州。燕以北爲幽州。今不出之者。以齊衛燕非堯時之稱也。漢志云。堯遭洪水。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旣平。更制九州。非也。十二州在禹治水之後。舜卽位。猶咨十二牧也。引左傳者。宣三年文。封爲封域者。周官所謂所封。封域也。周官有封人之職。曲禮云。諸侯方祀。祭山川。方祀其山。封內之山也。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諸侯山川不在其

封者。則不祭也。鄭大傳注云。祭者必封。封亦壇也。今不出之者。封域其山。則封祭在其中矣。九州之山。禹貢詳之。爾雅不詳。幽營之山。職方氏云。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堯時十二山。今無繇稽也。濬深釋言文。說文所謂深通川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謚哉。扑。普卜反。眚。所景反。謚。民必反。

此舜攝政而慎刑也。典。常也。象其罪以常刑。言有此罪著此刑。朱子謂象其人之罪。是也。易曰。象也者。像此者也。周官小司寇曰。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蓋其遺也。五刑五等輕重之刑也。流者。遠去

如水流也。宥寬也。蔡氏謂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灋可疑。與夫親貴勳勞則以流寬之也。鞭木末垂革官府之刑。扑夏楚學校之刑。贖者所以養恥也。蔡氏謂雖入於鞭扑而猶有可議者也。馬氏謂出金贖罪坐不戒慎者。眚過也。災害也。言過誤之害也。肆史記訓過與眚過不同。易曰大者過也。言罪雖大亦赦也。怙恃也。恃惡而終是賊也。鄭氏謂終爲殘賊則用刑之也。眚災者以肆赦赦之。康誥所謂大罪非終乃惟眚災不可殺也。怙終者以賊刑刑之。康誥所謂小罪非眚乃惟終不可不殺也。此用灋而得灋外意也。謚古文作恤憂而矜之也。今文作謚慎也。當從今文。憂而矜之在敬慎之中而不足以盡敬慎也。蓋象刑者中正之

施得其常以通其變。不失入而傷仁。不失出而傷義。春生秋殺。天地之心。敬慎之道也。○蔡氏曰。据此經文。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周官司寇亦無其文。呂刑五等之罰。非贖之正也。蓋當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貧者受刑。非所以爲平也。帥音率。鐸達各反。灋與法同。夫音乎。夏與

同。槓

述曰。典常釋詁文。大傳云。唐虞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履。下刑墨幪。以居州里。太平御覽引慎子云。有虞氏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剕。以艾譚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或曰。斯所謂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乎。三就者。服之數也。猶禮言纁皆三就也。舜言作服云。予欲觀古

人之象。象服五章。勸有德也。象刑之服。戒有罪也。今攷荀子云。世俗以爲治古。無肉刑。有象刑。是不然矣。以爲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亦不待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亂莫大焉。繇是言之。漢武帝詔云。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是亦不然也。荀子云。象天道而作刑。今不從者。經言象不言天也。漢書刑灋志云。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以俗薄於唐虞故也。非也。或曰。肉刑自苗民始也。亦非也。呂刑云。苗民弗用靈。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殛。謂苗民始作淫刑。非謂其始作五刑也。法與灋通。呂刑云。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

及于平民。此刑之所繇始也。呂刑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此刑之所繇制也。史記集解引馬云。言治繇制五常之刑。無犯之者。但有其象。無其人也。非也。四凶之罪。非其人乎。朱氏彝尊云。流也。鞭也。扑也。贖也。賊也。象以典刑。五者而已。繇今攷之。經云。流宥五刑。則流固不在五刑中矣。禹貢五服。莫遠於荒服。而曰。二百里流。蓋如水之遠去也。宥寬。周語文。周官司刺云。三宥。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三赦。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憊愚。釋文引馬云。流放也。宥。三宥也。馬於義未悉也。經言五流。又言流放竄殛。則流非放之一端也。流宥非徒三宥也。周官小司寇言八辟云。一曰議親。二曰議故。三曰議賢。四曰議能。

五曰議功。六曰議貴。七曰議勤。八曰議賓。皆宥也。周官司
刑疏引鄭云。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贖刑。此之謂九刑。今
攷昭六年左傳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非鄭所据也。文十
八年左傳言周公作誓命云。在九刑不忘。此其据矣。今不
出之者。經言五刑。不言九刑也。鞭文從革。垂革之義也。周
官條狼氏云。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襄十四年左傳云。
衛獻公鞭師曹三百。官刑之遺也。爾雅釋木云。栢山栢。詩
漢廣云。言刈其楚。荆楚也。皆可爲扑。榎與夏通。學記云。夏
楚二物。收其威也。儀禮言鄉射云。司馬搢扑。大射禮同。射
禮所以教也。馬義見史記集解。又馬云。金黃金也。此据漢
書言之爾。周官職金云。掌受士之金罰。入于司兵。淮南子

云。齊桓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角一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是金以鑄兵。非黃金也。書疏引鄭駁異義云。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價相依附。此鄭於呂刑釋鍰者。是周以銅贖也。然鄭大傳注。又以爲其贖者鐵也。禹貢於揚州云。厥貢惟金三品。史記平準書云。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今不質言。闕疑也。易訟九二云。无眚。釋文引鄭易注云。眚。過也。僖三十三年左傳云。不以一眚掩大德。襄九年左傳云。肆眚。其義也。詩生民云。無菑無害。詩閟宮。苗作災。盤庚云。以自災于厥身。災者。害也。蔡傳云。災。謂不幸。今不從者。易云。无妄。

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此無辜而不幸也。無辜釋之。不得言赦也。若夫不幸連坐。古無連坐。灋也。易復上六云。迷復凶。有災眚。釋文引鄭易注云。異自内生曰眚。害物曰災。災眚與眚災。義不同。春秋莊公二十二年。肆大眚。蓋肆大眚。則謂之肆。非常制也。論語云。赦小過。不及大者。家宰位卑也。後世赦令。一切湔除。謂之大赦。非以眚災言也。史所以稱武侯不妄赦也。莊二十五年左傳云。非日月之眚。不鼓。杜云。眚猶災也。非也。論語云。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然則日月之食。如君子之過。故曰眚也。乾象通鑑引尚書緯云。當赦不赦。月爲之食。開元占經引石氏云。月有變則省刑。書曰。眚災肆赦。月食而赦。古無是也。古

者日月之眚。鼓焉而已矣。怙恃。釋言文。鄭義見史記集解。
孟子云。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亦賊也。蔡傳云。
賊殺也。非也。宣二年左傳云。晉靈公不君。宣子驟諫。公患
之。使鉏麇賊之。謂殺而害之也。今殺惡人。乃以爲殺而害
之乎。賊刑者。以其賊之實而名其刑也。昭十四年左傳云。
己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
昏墨賊殺。咎繇之刑也。謚史記訓靜。徐廣引今文云。惟刑
之謚哉。索隱云。古文作恤。蓋形聲之近也。詩假以恤我。說
文引作譏。以恤我。廣韻引作譏。以謚我。襄二十七年左傳
引作何以恤我。釋詁云。恤。慎也。謚。慎。謚靜也。則靜者慎也。
轉注之義也。釋詁云。恤。憂也。恤與卹通。周官典瑞注云。卹

者振救之言矜恤也。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竄七亂反。殛紀力反。

此舜攝政而治四罪。皆上文慎刑之實也。禹既治水。舜乃肇十有二州。舜治四罪。在禹治水之先。而史敘於後者。舜所慎刑。史以類約記焉。非以文之先後爲事次也。放逐也。竄遷其爲惡者也。三苗三種之苗。猶爾雅言六蠻也。戰國策曰。三苗之居。右有彭蠡。左有洞庭。蔡氏謂三苗在荆揚之間。恃險爲亂者也。殛誅也。言誅罰也。鴻範曰。鯀則殛死。謂以殛而死。殛非死罪也。蔡氏謂幽州。北裔之地。崇山。南裔之山。三危。西裔之地。羽山。東裔之山。是也。荊州記曰。崇

山在禮陽縣南。其餘詳禹貢。左傳曰。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檇杻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此在堯試舜之時。非舜攝政所治四罪也。鄭氏以四罪爲四凶者。非也。經曰。流宥五刑。放竄殛亦流也。所謂五流三居者也。四罪有死道焉。舜宥之者。共工驩兜及鯀。堯之用之。未嘗無勞。三苗則俟其改悔故也。而四者之惡。皆罪之而不赦。此天下所以服也。論語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以上九節言之。告祭之禮。朝見之章。巡守之制。麻象而觀天。山川而察地。賞功刑罪而治人。此萬世之文也。文者敬明所發。其思無窮焉。皆放勳之德。格于上下。堯老舜攝而終其事也。蓋盧啟反裔尹制反禮音禮渾戶木反敦徒本反檇徒刀反杻奴滑反饕土刀反餮他節反螭音離魅音媚

措音

述曰。州不作洲。從禮射義注所引文也。大學云。放流之。說文云。放。逐也。竄。史記訓遷。孟子作殺。蓋桀之省文也。說文云。桀散之也。遷之者。散之也。引戰國策者。吳起對魏武侯之言也。史記正義云。以天子在北。故洞庭在西爲左。彭蠡在東爲右也。詳禹貢疏。殛。誅。釋言文。曲禮云。齒路馬有誅。誅者。罰也。昭七年左傳云。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此以殛而死也。楚辭天問云。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逸云。言不舍其罪也。蔡於四罪言四裔者。大戴禮所謂以變北狄南蠻西戎東夷者也。史記與大戴說同。太平御覽引盛宏之荊州記云。崇山在澧陽縣南。

七十五里。今在湖南澧州也。引左傳者。文十八年文。共工。驩兜及鯀。皆貴臣。而有死道者。曲禮云。刑不上大夫。非謂其無死罪也。謂賜之死而已。書疏引鄭云。驩兜爲渾敦。共工爲窮奇。鯀爲檮杌。三苗爲饕餮。禹治水旣畢。乃流四凶。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爲堯臣。不忍刑之。非也。治四罪。與流四凶。不同時。據文十八年左傳而明矣。左傳杜預注。別言三苗。合言三凶。與鄭同。皆非也。三國志杜畿傳云。殛鯀而放四凶。豈不然乎。史記於堯試舜。則言流四凶。於舜攝政巡守而歸。則言請治四罪。蓋不以四罪爲四凶也。襄二十一年左傳云。鯀殛而禹興。此本鴻範以爲言也。書疏引王之難鄭云。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以鯀爲無功而殛之。是

禹之勤勞。適使父殛也。今攷禹貢云。三危旣宅。三苗丕敘。謂三苗改悔也。是禹未治水而先竄之也。蓋舜攝數年。則治四罪焉。四岳舉鯀。又卽舉舜。經言鯀云。九載績用弗成。史終敘之爾。所謂九載。當及於舜攝數年。非鯀九載後。舜始徵庸也。史記云。舜攝政巡守。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是也。堯老舜攝。舜之治事。皆堯命也。左傳所以謂堯殛鯀也。四罪。堯臣奚不可以堯命刑之乎。

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殛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殛音徂

此言堯崩不忘。以著放勳之德也。二十有八載者。舜受終攝政之年。孟子所謂舜相堯二十有八載也。放勳。帝號。史

追書也。殂落死也。蔡氏謂死者魂氣歸于天。故曰殂。形魄歸于地。故曰落。是也。堯在位七十載而得舜。舜徵庸三十。堯年百歲矣。其未在位之年。史不書。今不知也。其不惟百歲者乎。後世之史。例書帝年。古史非紀要不書也。父死曰考。母死曰妣。百官哀之。如父母之喪也。禮曰。方喪三年。四海謂九州之外也。言四海則中邦可知也。遏止密靜也。止靜八音哀之也。此放勳之德。光被四表者也。相去聲 魄音拍

述曰。論衡云。堯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二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在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百有餘矣。此以今文舜二十在位者推之。蓋與古文徵庸三十者說不同也。史記集解引皇甫謐云。堯年

百十八。僞傳云。堯年十六。以唐侯爲天子。皆妄爲之說爾。
放勳。姚本作帝。此以僞傳不釋放勳爲帝號而竄之也。孟
子。春秋繁露。引作放勳。今從之。信古也。釋詁云。殂。落死也。
禮郊特牲云。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此蔡義之所繇也。
曲禮云。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鄭禮注云。考。成也。言其
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媼也。媼於考也。引禮者。檀弓文。儀禮
云。斬衰爲父。諸侯爲天子。喪服四制云。資於事父以事君。
而敬同。所謂方喪也。蓋比方之也。後漢書李固傳云。昔堯
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于牆。食則見堯于羹。言不
忘也。三載。孟子春秋繁露。引作三年。釋天云。唐虞曰載。此
史文之常也。夏曰歲。而經稱歲二月。周曰年。則經亦可稱

三年此變文而通言之也。然堯典一篇曰九載。曰五載。曰三載。則史文不當變也。殆引者之異焉爾。白虎通引作三載。蓋其本文也。遏止密靜。釋詁文。蔡傳云。儀禮。圻內之民。爲天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今應服三月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邊密八音。蓋蔡不以百姓爲百官也。今攷孟子引此經而說之云。又率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諸侯者。百官之義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自此至篇終十五節。言舜在位克終。皆足承堯以著放勳之德。及於无窮也。變正月言月正者。明舜不改堯正也。堯正建寅。正月得天時之正。故謂之月正也。夏小正曰。五月

初昏。大火中。與堯時仲夏星火同。蓋堯舜禹以讓相承。正朔同也。論語曰。行夏之時。周官言周正曰正月。言夏正則曰正歲。此以見三正皆有正月。而建寅爲月正也。元日。吉日也。月令曰。擇元日。月正元日。在舜六十有三之年也。格于文祖者。告卽位也。堯喪旣畢。舜雖避位。而天下歸之。孟子所以稱然後踐位者也。

述曰。書疏引鄭云。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卽位改正。故云。月正元日。又引王云。惟殷周改正。自夏以上。皆以建寅爲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辭爾。夫鄭說本詩緯推度災也。今緯見宋書禮志。其說妄矣。夏書云。怠棄三正。則自夏以上。唐虞而外。當

有三正迭用。不皆建寅者。且史無異義。何必爲異辭。王說亦未盡然也。論語言吉月。周官言月吉。其異辭。非同在篇中也。北史李業興傳。以正月上日爲夏正。謂尙書中候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此從緯以日在營室言之。非若夏小正之足據也。論語言夏時。不言唐虞者。夏承唐虞。從可知也。故曰。殷因於夏禮。周書周月篇言周之改正云。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又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蓋得天時之正也。月正元日。薛綜東京賦注引作正月元日。非也。經言文祖。而不及舜之祖者。舜既卽位。當自立祖廟。殆在舜典而亡也。中庸言舜孝云。宗廟饗之。皋陶謨云。祖考來格。虞賓在位。此舜之自立祖廟也。祭瀆云。有虞氏祖

顓頊而宗堯。此言宗堯非也。堯與舜豈同姓乎。其言祭堯是矣。蓋舜承堯讓。其祭禮必有以義起者。舜典旣亡。今無繇稽也。書疏云。此後文祖當遷於丹朱之國。豈其然乎。史記云。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遷亦自其國言之爾。或曰。自文祖迄堯之廟。舜皆不毀。而主祭之。丹朱相焉。從宜之禮也。受讓之義也。

詢于四岳。開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詢。謀也。四岳。以一人總諸侯之事。舜卽位而首與之謀也。開。開也。蔡氏謂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是也。達。通也。史記曰。明通四方耳目。蔡氏謂廣視聽以決壅蔽是也。昔王登爲晉中牟令。薦中牟士而襄王用之。曰。我取登旣耳。

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襄王且然。則舜之謀治。孰有先於此者乎。新序曰。天子不出澹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獨視不如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如與衆聽之聰也。壅雍上聲牟音謀澹音瞻幄音握

述曰。詢。謀。釋詁文。說文云。闢。開也。文十八年左傳云。四門穆穆。無囚人也。此以見賢路之開也。大傳云。闢四門。來仁賢。此蔡義之所繇也。詩緇衣疏引鄭云。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灋前也。今不從者。爲未廣也。漢書梅福傳云。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蓋引此經而說之也。引襄王者。見韓非子新序。則句斤

著書名。闢亦作辟。劉向說苑云。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幾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此蓋通下文十二牧言之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難奴旦反
任如林反

咨。謀也。牧。分十二州之長。舜卽位而統與之謀也。牧宜名。今以職同而統舉之。故不名。經所以不稱帝曰咨牧也。牧。

者養民而安之也。鴻範八政。一曰食。所以養民也。蔡氏謂王政以食爲先。足食之道。惟在不違農時。是也。柔。安也。邇。近也。王氏謂能安遠者。先能安近。是也。此互文也。民勞之詩。用此文。蓋取自近而遠焉。惇。厚也。德者。人性所得於天。行之而有得於心者也。允。信也。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難阻也。謂遠之也。任。佞也。佞人。懷惡。姦言。似可任者也。率。循也。厚己德。信仁人。而遠佞人。所以能安近也。蠻夷。遂循服焉。則能安遠矣。皋陶謨所謂邇可遠在茲也。此禦夷之上策也。明關中大饑。流賊以興。宋岳武穆。金人之所畏也。武穆以忠罹禍。外寇陵之。悲乎後世之失謀若斯也。○謹案蔡氏謂柔者。寬而撫之也。非也。中庸曰。

柔遠人也。言遠人未柔。而王政柔遠人也。左傳曰。牙。月。得也。柔者。非謂寬柔也。徒曰寬柔而已。遠人之所以彊也。所謂柔者。王政撫之。柔服以安也。以言乎邇。左傳所謂撫柔此民也。

長丁丈反陶音遙羅音離

述曰。王制云。州有伯。白虎通云。州伯何謂也。伯。長也。選擇賢良。使長一州。故謂之伯也。唐虞謂之牧者何。尙質。使大夫往來牧諸侯。旁立三人。凡十二人是也。旁。古通方。古之州牧。蓋比諸牧人。養而安之。牧人宜然也。論語言堯以來治道云。所重民食。王政以食爲先也。孟子言王道之始云。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孫氏從食哉絕句。以惟時屬下文。釋詁云。食。僞也。僞。古通爲。孫氏據之。謂勸使有爲也。此

其說不文迂而義汎乎。凡在官者皆當有爲。何獨於牧言之乎。直哉惟清。奚不求其句例也。柔安邇。近釋詁文。詩民勞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詩自中國而四方。自近而遠也。毛傳云。柔安也。王義見書疏。能者能安也。蒙上文也。昭十九年左傳云。室於怒。市於色。蓋色蒙怒之文也。否則所謂色者何歟。詩采芣云。鉦人伐鼓。蓋鉦人伐鉦。鼓人伐鼓。互文也。論語云。近者說。遠者來。序也。僖九年左傳云。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譏之也。成十五年公羊傳云。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內外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僞傳云。安遠乃能安。

近。悖其義矣。詩釋文。引鄭書注云。能恣也。民勞箋云。能猶
伽也。安遠方之國。順伽其近者。詩疏云。伽與恣同。今不從
者。其文迂也。然箋固遠近不平言也。蔡傳以遠近平言。上
下經文。義未貫也。說文云。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彊壯者
稱能傑也。蔡傳云。能者。擾而習之也。蔡以反訓求之。言如
周官服不氏之教。擾猛獸也。今不從者。亦其文迂也。或曰。
能。古作耐。僖九年左傳云。入而能民。昭十一年云。不能其
民。能。猶耐也。今云耐邇。則晦矣。民勞之詩。明用書文。今以
詩義通之。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懼任人之亂德也。邇也。式
遏寇虐。憚不畏明。柔服也。遠也。繇是以定我王。蠻夷不敢
叛矣。顧命云。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

儀亂治也。自治者。邇也。文侯之命云。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成德者。邇也。皆與詩義同。惇厚。釋詁文。內則云。惇行孝弟。其義也。樂記云。德者得也。朱子於四書。釋德之義。皆以得爲言也。元者。召詁所謂德元也。任。侯釋詁文。孫炎云。似可任之侯也。漢志云。懷任於王。任有懷義。侯人孔壬。懷惡姦言也。周官大司徒。賓興六行。一曰任。言信任也。侯人亂義。似可任者也。蓋反訓也。釋詁云。阻難也。則難者阻也。阻則遠之矣。率循。釋詁文。史記云。舜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侯人。蓋史遷謂稱堯也。非也。經不言帝。則舜咨牧之辭爾。資治通鑑。漢紀稱嚴尤云。匈奴爲害。所從來久。周秦漢征之。皆未有得上策者也。

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夫嚴尤之言。周非也。周之
治。濇乎堯典。詩出車云。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
狁于襄。詩六月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
憲。言得人而服之也。斯爲上策矣。唐紀稱太宗云。韃靼遠
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
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引大饑者。見明史流賊傳。引
武穆者。見宋史岳飛傳。襄四年左傳云。以德綏戎。遠至邇
安。此魏絳言和戎之利也。蓋其時。晉悼公賢而知人。晉國
以安。山戎無終子。使孟樂如晉。納虎豹之皮。請和諸戎。魏
絳因而利之。非晉請戎和也。是以和戎而遂安也。引柔服
者。宣十二年左傳文。後漢書張奐傳云。奐遷安定。屬國都

尉羌豪帥感負恩德。上馬二十四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鍊八枚。負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負正身絜己。威化大行。此柔服之德也。引撫柔者。隱十一年左傳文。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兪。汝往哉。稽音啟。契息列反。陶音遙。

奮起也。奮庸猶言日起有功也。熙光也。載鄭氏謂行也。易之泰曰。得尙于中行。以光大也。是謂光帝之行。亮相采事。惠順疇類也。百揆。相百事而順其事類。若鴻範九疇者。是

也。舜卽位求能居百揆者。猶堯之求若予采也。孟子所謂堯舜親賢急先務者也。伯禹崇伯鯀之子。姒姓。後受舜讓爲夏王。司空平水土之官。衆舉禹而稱其今所爲官也。懋勉也。言禹旣平水土。今惟百揆是勉也。經無別命司空之文。蔡氏謂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是也。稽首頭至地稽留也。周官大祝辨九擯。一曰稽首。拜之特重者也。稷。田正之官。稷名棄。姬姓。封於郃。爲周之門。邠氏謂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是也。契。臣名。子姓。封於商。爲殷之祖。暨與也。皋陶。臣名。旣俞之。而又言汝往者。鄭氏謂然其舉不聽其讓也。顧氏曰。咨四岳必稱舜曰者。以別上文之帝也。命禹始稱帝曰者。問答之辭已明。則無嫌。

也。蔡氏曰：此以見堯老舜攝堯在時，舜未嘗稱帝也。○謹案禹益諸臣之讓，斯足風萬世矣。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春秋之時，偃衰讓焉，而晉以興。迨宣子之讓，楚人以爲晉不可敵也。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晉劉氏爲崇讓論，令除官者皆讓。君子懼其不皆中心之讓也。相去古拜字卻他來反衰初危反

述曰：孟子云：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此奮起之義也。董子對策云：日起有功。熙光載行。釋詁文：鄭載義見書疏。宣十五、年左傳云：信載義而行之。襄二十四年左傳云：怨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其義也。周書諡謚篇云：載事也。蓋行之則爲事矣。熙載，史記訓美事。今

從鄭者爲下有亮采之文也。皋陶謨云。載采采。釋詁云。采事也。采訓事。則載訓行。其文連也。周語云。熙廣也。蔡傳云。廣帝之事。今不從者。堯稱放勳。無待廣之也。舜終堯事。奮庸而行有光焉。雖若廣之。亦終其事爾。此舜事所以書於堯典也。易夬象傳云。中行无咎。中未光也。蓋光者行之至也。則廣之在其中矣。且廣之云者。自佗人及史氏言之可也。如舜曰廣之。不嫌於狹視先帝乎。非立言之善也。詩敬之毛傳云。光廣也。然以言此經。則宜言光不宜言廣矣。訓詁之文。有不可執一端而害辭者。此類是也。釋詁云。亮相導也。則亮亦相也。惠順釋言文。釋詁云。疇誰也。疇類之衆。故問其誰也。易否九四云。疇離祉。九家注云。疇類也。或曰。

釋詁云。惠。愛也。惠。疇言愛衆也。皋陶謨云。安民則惠。今不出之者。順其事類。則愛衆在其中矣。經稱百揆。以事類言。於文尤洽也。懋與茂通。釋詁云。茂。勉也。周官疏序引鄭云。初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改命曰司空。以官名寵之。禹登百揆。舍司空爲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鄭說非也。周官司空旣亡。漢人以攷工記補之。王制。漢博士爲之也。王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此非必唐虞之制也。山虞澤虞。周官屬司徒。不屬司空矣。以官名寵之。若阿衡師尙父者。後世之文。古未有也。如司空爲特寵。史豈當不特書乎。文十八年左傳云。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禹之兼官。亦其義。

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稷田正也。鄭稷義見書疏。或曰。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史尊祖。獨於帝命稱棄其餘。則諱名而稱稷也。非也。曲禮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古之義也。鄭俞義見史記集解。顧氏者。炎武也。明之遺臣。僖二十七年左傳言晉文云。使狐偃將上軍。讓于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于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襄九 years 左傳言晉悼云。楚子囊曰。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其卿讓于善。范句少于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于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當是時也。晉不可敵。襄十三年左傳言晉之軍禮云。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

違也。引詩者，角弓文。崇讓論見晉書劉實傳。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自此而下三節，舜因禹所讓者而申命焉，皆仍其舊職。故稷契皋陶皆不復讓也。阻，王氏謂難也。穀不熟爲飢。言厄難於飢也。今文阻作祖，史記訓始，謂始者洪水艱食也。然黎民每厄難於飢，治天下者常憂之，豈獨洪水之始哉？后君也。君者，主也。棄爲田正，主稷官。國語曰：昔我先王世后稷，播布也。布是百穀者，天時先後，地利高卑，五方不同，故備其種也。稷爲穀之長，故以名官。申命稷在契先者，論語所謂足食，民信既富教之也。

厄，安革反。難，去聲。長，丁丈反。

述曰：周官疏序引鄭於此下三節云：此三官是堯時事。舜

因禹讓述其成功。鄭說非也。苟述其成功。三臣豈遂居功而無言乎。阻難釋詁文。穀不熟爲飢。釋天文。漢書食貨志。引黎民祖飢。史記集解。引徐廣云。今文作祖。釋文引馬云。祖始也。與史記說同。詩思文疏。引鄭云。祖讀曰阻。時讀曰蒔。江氏云。古字。祖阻皆與且通。如商之祖庚。周之寶和。鐘祖皆作且。儀禮大射儀云。且左還。鄭禮注云。古文且爲阻。此江說之申鄭也。然古字本通。奚必破字邪。周頌云。播厥百穀。言播則蒔存焉。蒔之破字。亦非也。王義見釋文。后稷列女傳。引作居稷。蓋形近而誤也。如以宅百揆例之。經何不以汝作士例之。而言汝作稷乎。呂刑稱帝命三后。謂伯夷。禹稷也。猶所謂羣后也。經云后稷。則官名也。汝后稷。

猶汝共工也。漢書百官表應劭注云。后主也。引國語者。周語文播布。說文義也。月令春食麥。夏食菽。季夏中央土。食稷。秋食麻。冬食黍。內經云。其穀麻。其應春。其穀麥。其應夏。其穀稷。其應長夏。其穀稻。其應秋。其穀豆。其應冬。太平御覽引周書云。凡禾。麥居東方。黍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此五穀也。或曰。粟者梁也。穀梁傳云。戎菽者大豆也。內則云。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雁宜麥。魚宜苽。此六穀也。釋草云。稌。稻。明其宜也。周官大宰云。三農生九穀。先鄭云。三農。平地。山。澤也。九穀。黍稷。秬。稻。麻。大小豆。大小麥。此九穀也。皆於百穀而稱其最也。詩生民云。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蒹蕀豐草。種之黃茂。又云。誕降嘉種。

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此後稷之善播種也。月令云。季春。乃爲麥祈實。孟夏。麥秋至。仲夏。農乃登黍。孟秋。農乃登穀。仲秋。乃勸種麥。周官稻人云。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豳風云。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又云。十月穫稻。此天氣之先後也。周官職方氏云。東南曰揚州。其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穀宜五種。管子地員篇言五方之土云。黃唐宜黍稷。斥埴宜麥。黑埴宜稻麥。又言五穀之土云。萑萑然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

此地利之高卑也。或曰。唐者。蕩蕩然大也。穠者。稷之黏者也。穀。薄也。粳粳然。倦貌。莊子所謂卷粳者也。員。古通圓。穀。讀若朴。粳。讀若縷。說文云。稷。五穀之長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百姓。百族生民也。生民皆有族姓。周官大宰曰。宗以族得民。是也。品。謂品節之也。五品者。五典之敘。所謂五倫也。遜。順也。百族生民不相親者。以其不順五典之敘也。敘。以五典則相親矣。司徒。掌教之官。敷。布也。孟子稱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此布教之寬也。敬。則寬而得中矣。皋陶謨曰。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蓋五典之敘。天性也。蔡氏謂自其氣質之偏。物

欲之蔽。始有昧其理而不順者。教之以漸。則天性不能自
已。是也。申命契在稷後者。孟子所謂飽食無教。近於禽獸。
聖人有憂之也。○謹案史之文同而義異。義同而文異。何
也。皆以上下文明之也。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如喪考
妣。自百官族姓言之。而其義安也。百姓不親。自百族生民
言之。而其義安也。鴻範言畏高明矣。又曰。高明柔克。文雖
同。義不得同。其類然也。變百官之文。曰百工。允釐百工。庶
績咸熙。自百官之功言之也。變百姓之文。曰下民。曰黎民。
下民其咨。自洪水之災言之也。黎民於變時雍。自萬邦之
衆言之也。黎民阻飢。自待食之衆言之也。此易所謂雜而
不越者也。凡書之文。可以類求矣。大音太
勞去聲

述曰。契漢書百官表敘引作離。說文云。姓人所生也。定四年左傳云。殷民七族。又云。懷姓九宗。則生民皆有族姓也。禮檀弓云。品節斯。斯之謂禮。遜史記舜本紀作馴。殷本紀作訓。說文引作遜。謂順也。周官云。司徒掌邦教。蓋自唐虞而已然也。敷布。說文義也。孟子朱注云。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此堯之教而舜所同也。詩泮水云。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寬也。經云。扑作教刑。不以其不才而遽棄之。亦寬也。此寬之中道也。中庸云。寬柔以教。此失中者也。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

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猾音滑
允音軌

夏大也。中國天子禮樂文章。天下莫大焉。猾詐而亂也。蠻夷亂中國者。必詐中國也。寇彊盜也。左傳曰。殺人不忌爲賊。又曰。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宄古通軌。士刑官。鄭氏謂士察也。服者蔡氏謂服其罪。呂刑所謂上服下服也。國語曰。刑五而已。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无隱也。虞制兵刑壹官。與周官司馬掌兵司寇掌刑者不同。蠻夷猾夏而士察之。甲兵之大刑也。馬氏曰。五刑墨劓剕剕宮大辟。此以周制釋之。則兵闕矣。虞制鞭扑列五刑之外。國語鞭扑列五刑之中。又不同也。蓋虞制五

刑。三代因之而損益焉。今其制不得詳。其意猶可知也。三就殆三次也。原野也。市也。朝也。宅。流者之居也。三居。馬氏謂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攷諸禹貢。殆然也。明者易離爲明。察刑之義也。史記曰。惟明能信。申命皋陶在契後者。明刑則民知教也。呂刑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謹案蠻夷猾夏。外患也。寇賊姦宄。內患也。蠻夷猾夏。繇寇賊姦宄。內外通患也。去患有道。不脩其治術。不可以去患。將何脩而可乎。舜咨十有二牧。自近而遠。國無任人。以德之術也。舜命皋陶。自內而外。明刑知兵。以刑之術也。德刑不怠。治術之神。於是乎舜之天下無患矣。雖及百世。有天下者。宜何脩焉。

錢音越。鋸音據。鑿借官反。一作格。反朝直遙反。刺魚。

器反制扶味反辟婢亦
反裔以制反祿音支

迹曰皋陶唐六典引作咎繇詩時邁云肆于時夏毛傳云
夏大也管仲謂之諸夏魏絳謂之諸華中國有禮樂文章
之華所以爲大也定十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曲
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防其亂也成十
五年公羊傳云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嚴其防也猾大傳
作滑周語韋注云滑亂也史記作猾集解引鄭云猾夏侵
亂中國也今攷方言云小兒多詐而猾謂之猾晉語言卜
伐驪戎云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戎夏交捽交捽是交
勝也釋詁云挾藏也韋注云猾弄也兆似齒牙銜骨弄之
外象戎內象諸夏繇是言之蓋蠻夷之彊敢于弄猾如售

其詐能無亂乎。故猾之義明。足覘之矣。必執說文無猾者。固也。遺之也。易繫辭傳云。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則寇者盜也。說文云。寇。暴也。从支从完。當其完聚而寇之也。支。擊也。蓋彊盜也。引左傳者。昭十四年及成十六年文。魯語云。毀則爲賊。竊寶者爲軌。用軌之財爲姦。今不出之者。左傳之文。於義尤悉也。夫軌者。車行之灋也。今以言不灋者。蓋反訓也。故古通究焉。非音同假借已也。士。察。釋詁文。鄭義見書疏。引國語者。魯語文。韋注云。鑽臙刑。笞黥刑也。說文云。服。治也。周官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言服而治之也。馬五刑義見史記集解。蓋據呂刑言之。則周制也。書疏

引鄭云。三就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鄭意言之爾。周官掌囚云。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非虞制也。禮云。適次。言適而就之也。蓋次有就之義焉。馬三居義見史記集解。周官職方氏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以大行人言之。要服。卽蠻服也。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周制之所繇也。周書云。侯。甸。男。邦。采。衛。言中國。故不言要也。禹貢甸。侯。綏。蓋成賦中邦者也。大行人於侯。甸。男。采。衛。要之下。曰。九州之外。謂之蕃國。蓋要爲中國之外。夷。鎮。藩。爲九州之外也。禹貢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亦其略也。皋陶謨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外薄四海。此四裔也。文十八年左傳云。流四凶族。投諸

四裔。大學云。唯仁人放流之。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虞制
殆然也。宅。史記作度。孫氏云。王制言度地以居民。司徒命
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
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西方曰
棘。東方曰寄。五流者。左右鄉一也。郊二也。遂三也。遠方東
西四與五也。三居者。郊遂遠方也。今攷盧植云。王制。漢文
帝時。博士所采錄。則非虞制也。且如其說。將不爲五宅五
居乎。王制疏引鄭云。宅。讀曰咤。懲刈之器。鄭破字釋之。非
也。易象傳云。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說卦傳云。
離麗也。麗于灋而明。有察刑之象焉。離九四云。突如其來
如焚如。死如棄如。刑也。上九云。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

其醜。无咎。刑之兵也。皋陶謨云。方施象刑。惟明。蓋取諸此也。文十八年左傳。言八愷云。明允篤誠。江氏云。咎。絲者。八愷之庭堅也。經言明允者。美咎絲也。非也。此申命之辭。蓋獄成而孚之義也。

帝曰。疇若予工。兪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咎旰。暨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及音殊旰音鏘與音餘

工。謂國工之百工也。舜卽位而言。誰順我百工乎。垂。臣名。顧命曰。垂之竹矢。及也。旰也。伯與也。三臣名。史記於益之作虞。而曰。遂以朱。虎熊羆爲佐。蔡氏据此推之。謂咎旰。伯與。當爲垂佐。是也。官有其佐。相偕以和。故謂之汝諧也。此垂益所讓七人。所以帝皆兪之。而無別命也。命垂在稷契。

皋陶後者。中庸曰。子庶民也。來百工也。穀與敎刑。皆有掌焉。旣子庶民矣。遂順事以來百工。政之序也。○謹案順百工者。順天時地利人事之宜。必不可以佗求而戾之也。月令曰。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此天時當順也。攷工記曰。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此地利當順也。月令曰。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此人事當順也。後世或失其職。或欲脩其職而失其宜。皆不知所以爲順者也。且共工者。分職爲之也。攷工記曰。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材。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此百工一職。裨於諸職。

者也。然王公士大夫之職。豈不與百工異乎。故舜用垂者。用垂之巧也。以其爲國工專長也。及斯伯與。亦以其長佐之也。彼禹。稷。夔。龍。諸職。則非垂之所能者矣。而百工之事。亦曷嘗爲禹。稷。夔。龍。諸職。攸兼之哉。監古銜反。悖音背。與居之與音預。執與勢同以長之長丁丈反。裨音皮。

述曰。言國工之百工者。別於臣工之百工也。以經言九釐百工。故也。曲禮云。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攷工記言輪人。輿人。治氏。栗氏。陶人。匠人之類。所謂百工也。史記云。垂主工師。百工致功。垂與倕通。莊子云。擺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蓋寓言乎折垂之指。言垂巧也。呂氏春秋云。周鼎著倕而齟其指。先王有以見

大巧之不可爲也。此妄以寓言而實之爾。禮明堂位云。垂之和鍾。漢書古今人表。及作朱伯與。作柏譽。朱斯柏譽。列垂與伯益之間。山海經云。及始爲侯。世本云。伯與始爲衣。今無繇稽也。讓于及斯暨伯與。其文與讓于稷契暨皋陶者同。明其爲三臣也。蔡傳疑及斯能爲是器而名之。虎熊羆能服是獸而名之。殆非也。若垂若伯與若益若朱。又何說邪。釋詁云。諧和也。諧文從皆。相偕以和。亦其義也。監工者。共工之事也。月令注云。工師則監之。日號令之。是也。審曲面勢者。卽判圓開方之灋也。攷工記注云。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以治之。是也。故輶人云。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

十有八以象星也。則古之割圓開方者。不既審乎。輪人云。謂之國工。明其巧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禹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諧。羆彼爲反

上下者。蔡氏謂山林澤藪也。草木鳥獸。以時取之。所以順物性也。舜卽位而言誰順我物性乎。蓋欲以宜上下也。益臣名。閭氏曰。禹之治水。暨益暨稷。舜旣命稷仍舊職矣。而益習於草木鳥獸。禹深知之。故特薦之。蓋虞廷大公衆薦而不以爲黨。獨薦而不以爲異也。虞馬氏謂掌山澤之官。朕虞者。猶予工之稱。鄭氏謂言朕虞。重草木鳥獸是也。程子所謂天地萬物莫非己也。孟子曰。益烈山澤而焚之。此

洪水之時。非烈無以除災也。洪水既平。當順而養物矣。朱
虎。熊羆。四臣名。命益在垂後者。中庸曰。能盡人之性。則能
盡物之性。藪蘇后反

述曰。史記集解引馬云。上謂原。下謂隰。昭元年公羊傳云。
上平曰原。下平曰隰。此馬之所据也。今不出之者。爲未備
也。王制云。射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草木
零落。然後入山林。此以時取之也。書疏云。馬鄭王本。皆爲
禹曰益哉。蓋古文也。漢書揚雄傳云。禹任益虞。而上下和。
此從禹曰以爲說也。史記云。皆曰益可。則今文有僉曰之
文也。姚本欲經文一例。故從史記。而竄馬鄭王本之舊爾。
今攷於經。書禹曰者。明獨薦之義也。書夔曰者。明獨言之

義也。皆史之特書也。未可執一例而求之也。蓋古文長矣。閻氏者若璩也。康熙時爲古文尙書疏證。辯僞者采焉。史記夏本紀云。禹舉皋陶。將授政。而皋陶卒。封其後。英。六。或在許而後舉益。任之政。則益非皋陶後矣。列女傳曹大家注云。皋陶之子。伯益也。鄭爲秦詩譜同。史記秦本紀云。大費佐舜。調和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伯翳。舜賜姓嬴氏。史記索隱云。伯翳尙書謂之益。漢書謂之伯益。蓋以爲一人之名。而稱之者音轉爾。非也。史記陳杞世家云。伯翳之後。周平王時。封爲秦。垂。益。麋。龍。其後不知所封。是二人之名。固不同也。文五年左傳云。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當是時。秦將大矣。而臧文仲不及焉。則爲皋

陶後者非秦也。史遷其信乎。鄭語云。虞伯翳之後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益之作虞。豈惟能議百物邪。韋注以伯翳爲伯益。皆非也。閻氏謂孟子言禹薦益於天。今經言禹讓稷契暨皋陶。而不及益者。以益爲皋陶之子也。亦非也。孟子言益相禹七年。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然則益在舜時。固未可爲百揆也。此禹讓所以不及益也。荀子稱益皋陶。蓋序益於先。明非皋陶之子也。馬義見史記集解。鄭義見書疏。周官有山虞澤虞。朕虞不曰予虞者。史之變文也。猶北嶽不曰朔嶽也。論語云。惟我與爾。又云。吾不與也。以我爲吾。變文之例也。詩序曰。聲成文。謂之音。古史善於文。以成文之聲而變之也。漢書王莽傳云。更名水衡曰

予虞是不知朕之爲言。非以名官也。文十八年左傳言舜舉高辛氏才子者。有曰伯虎仲熊。今益之所讓。殆其人歟。讓于朱虎熊羆。其文與讓于夔龍者同。其名皆非如禮所謂二名者也。明其爲四臣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兪往欽哉。夔求

典主也。三禮。馬氏謂天神地示人鬼之禮是也。上文言五禮。此言三禮者。舉其重也。祭統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伯官名。夷。臣名。國語曰。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咨伯者。舜稱其官。帝堯老臣。故不名也。詩傳曰。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嶽與岳通。宗尊也。秩宗秩

敘尊禮之官。洛誥曰。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夙早也。自早而夜。無時不然也。寅敬也。清明絜也。易曰。敬以直內。則無不明絜者矣。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言祭禮也。夔龍二臣名。舜命伯夷曰寅。曰欽。禮主於敬也。舜卽位命官。至是乃言禮者。人物旣治。而禮行焉。樂記所謂治定制禮也。○謹案舜於諸臣所讓者。皆俞之。何也。明乎所讓者。皆其有所長也。故及於伯與之長。則以佐共而諧矣。朱虎熊羆之長。則以佐虞而諧矣。若夫稷契皋陶。其於司空則兼長也。皋陶謨以知人而安民。非司空相國之才。而能有是謀乎。則稷契可推也。禮敬而樂和。皆叶於中。非敬無以爲和。則夔兼長於禮也。禮之敬者。必直而清。讒說

遂以不行。則龍兼長於禮也。以此見古人之才。必神其用。而達其原。於是乎大義貫焉。其有所長。皆無所蔽也。故小人之陋。竝耕之治。斯其蔽於農也。而稷則無矣。失柔之教。斯其蔽於寬也。而契則無矣。尙刑之政。斯其蔽於刑也。而皋陶則無矣。不節之和。斯其蔽於樂也。而夔則無矣。訐直之言。斯其蔽於直也。而龍則無矣。其皆無所蔽也。其長皆可用也。然舜不以其兼長。而命之兼職者。何也。用其尤長者也。其命之舊職者。何也。用其尤長者。而久任之也。如是。則尤長者。益長矣。孰無績乎。後世學或分科。既蔽之矣。又兼職焉。任之暫與久。皆病也。何其曠官之衆哉。音其與祇同音詰

聲訐
音詰

述曰。說文云。敷。主也。典與敷通。馬義見史記集解。又引鄭云。三禮。天事地事人事之禮也。今攷經言五禮。此於祭禮舉其三焉。鄭說不如馬也。周官云。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其義也。引國語者。鄭語文。岳亦作嶽。史記陳杞世家云。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於齊。齊世家云。其先祖嘗爲四嶽。蓋與國語同。言其以在外諸侯爲四嶽之伯也。亦與詩傳同。此異於經所咨之四岳。以一人在內。而領四岳諸侯者矣。詳上舉。蘇疏。伯夷在外掌四嶽之祀。而能禮於神。此佐堯之時也。今舜以之典禮焉。是入而在內也。白虎通云。王者臣有不名者。先王老臣。不名。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蓋白虎通所引者。今文也。今日咨伯者。古

文也。史記云。嗟伯夷失其義矣。引詩傳者。崧高毛傳文。蔡傳云。秩宗掌敘百神之官。而以秩宗名者。蓋以宗廟爲主也。非也。白虎通云。宗尊也。經曰。典朕三禮。則天神地示皆尊之。非獨在人鬼也。史記集解引鄭云。主次秩尊卑。則鄭以宗爲尊也。今不出之者。鄭之言卑。於經病添文也。雖秩有尊卑。而自祭者言之。皆所以尊之也。夙早寅敬。釋詁文。惟史記作維。清史記訓靜絜。禮孔子閒居云。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清者明也。明則其絜可知也。詩天保云。吉蠲爲饎。毛傳云。蠲絜也。韓詩。蠲作主。亦絜也。祭禮必以絜將之也。引易者。坤文言文。引詩者。維清文。禮著中和之用。樂生於禮。必敬以將之。今求諸禮記。則樂記存焉。猶可知也。論

語言樊遲請學稼。孔子以其不知大人之事也。則斥之曰。小人哉。孟子云。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其言曰。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此農家者流之妄爾。寬失之柔。非中庸也。豈禮所謂師嚴者邪。國政尙刑。若史記申不害韓非。商鞅者。蓋其忍矣。樂不節則流。違君子之和也。論語云。惡訐以爲直者。繇是言之。漢志辯諸家。所以必言其蔽也。孔子告子路。所以必言其蔽之。以不好學而然也。苟察於斯。將稷契諸臣之才。不亦可見乎。禮記言夔不達禮者。譌也。帝曰。夔命汝典樂。敎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胥直又反。永音詠。於音烏。拊方侮反。

自此而下二節。舜因伯夷所讓者而申命焉。亦新命焉。夔爲申命。其自言擊石拊石。則舊職可知。故夔不以讓龍也。龍爲新命。舜不容衆。而於後特命之。則命官盡于九人。故龍不得所讓也。上文皆不言命。而於此言之者。互相備也。周子。蔡氏謂周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士之適子也。栗。嚴栗也。大學所謂恂慄也。凡人之性。直則不及於溫。寬則不及於栗。剛之過則虐。簡之過則傲。周官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必曰中和。所以去其過不及也。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又曰。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蓋永者。長言以詠。故聲依之也。漢志引永作詠。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也。人得五行之氣。發爲五

聲以六律和之。則無過不及。此天地之中聲也。黃鍾之律九寸。九九八十一。以三分損益。隔八而得之。遂成十二律。蔡氏謂若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餘律皆然。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八音謂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也。五聲旣和。則播於八音而能和矣。倫理也。言樂不相失其倫理也。神者鬼神示之通稱。樂和則神人以和也。舜卽位命官。至是乃言樂者。以教化言之。論語所謂成於樂也。以政事言之。樂記所謂功成作樂也。舜命諸臣而夔獨有言者。舜言樂感神人。其義至微。夔不言。無以發明之也。蓋八音之難和者。莫難於石。今重擊磬。或拊而輕擊之。百獸旣相率而舞焉。故夔歎言

樂和感物。明神人將必有感也。其後皋陶謨稱夔言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又言庶尹允諧者。則樂之果足和神人矣。此以見樂和之漸也。適音嫡。拘須倫反。徵音社。還音旋。匏白交反。

述曰。呂氏春秋云。昔舜以夔爲樂正。重黎又薦能爲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惟聖人能之和。若夔一足矣。此以見夔之知樂。得一夔而已足也。胄子。說文引作育子。史記云。教穉子。詩鴉鴉毛傳云。鸛子。穉子也。育。古通鸛。或曰。釋詁云。育。長也。謂長子也。此從育之說也。釋文引馬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史記集解引鄭云。胄子。國子也。此從胄之說也。周書太子晉篇云。人生而重丈夫。謂之胄子。詩崧高疏引說文云。胄。允也。禮謂適子爲胄子。今本說文。於下

七字脫焉。經云。允子朱言。閔子也。馬言教長於文未適也。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鄭禮注云。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王制言樂正之教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鄭言國子。於義未悉也。經獨言閔子者。舉適子以統其餘也。詩幽風以嚴寒爲栗烈。論語云。使民戰栗。言戰戰而嚴栗也。寬嚴者。文相反而義相成也。史記集解引馬云。寬大而敬謹戰栗也。今不出之者。於文未洽也。禮聘義言王之德云。縝密以栗。故寬而栗者。其人嚴密不疏。所以成德也。孫氏云。表記曰。寬而有辯。注云。辯別也。猶寬而栗也。詩東山箋云。栗析也。古聲

栗裂同。繇今攷之。嚴栗以成寬。則有辯在其中矣。周官云。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大師樂歌。皆詩歌也。樂記云。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皋陶謨云。以詠。大傳云。七始詠。此長言而詠之也。釋文云。永。徐音詠。蓋詠文從永。其義也。徐據漢書藝文志以爲說也。月令於木言角。於火言徵。於土言宮。於金言商。於水言羽。此五聲之發於五行者也。漢志云。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繇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此志言五聲之名也。自人言之。宮。舌必中。脾之聲也。商。舌必張。肺之聲

也。角。舌必卻。肝之聲也。徵。舌至齒。心之聲也。羽。舌萃背。腎之聲也。郊特牲云。歌者在上。貴人聲也。樂記云。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慝之音矣。管子云。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鳥在樹。凡聽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此五聲。不以六律不能和也。漢志云。黃鍾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黃鍾之長。參分損一。下生林鍾。參分林鍾。益一。上生太簇。參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參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參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參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參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參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參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

參分夾鐘益一。上生亡射。參分亡射損一。下生中呂。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爲伍。此志言六律之義也。鍾與鐘通。族與族通。繇志推之。黃鐘之宮九寸。九之則其數八十一。參分宮損一。而下生徵。其數五十四。參分徵益一。而上生商。其數七十二。參分商損一。而下生羽。其數四十八。參分羽益一。而上生角。其數六十四。至角之數而參分之。則餘一而不行矣。此五聲所以爲天地之中聲也。參分角損一。則其數四十二。餘九分分之六。爲變宮。參分變宮益一。則其數五十六。餘九分分之八。爲變徵。此變聲也。正聲者五。變聲者二。此周語所謂七律也。是故古樂雖亡。而古樂之聲。至今不亡也。周官大師言八音云。金。石。土。革。絲。木。匏。竹。白。

虎通引樂記云。土曰埴。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弦。石曰磬。金曰鐘。木曰祝。敵。此八音之器也。以皋陶謨攷之。夔言八音。惟不及土。將唐虞未有埴。以鼓兼革土之音歟。周官籥章掌土鼓。可推也。將雖有埴。而不必備言歟。周雅言吹壎吹箴。而周頌有瞽。言八音。亦不及壎也。壎與埴通。說文云。倫理也。樂記云。樂者通倫理者也。大司樂云。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經獨言神者。天神稱神。地示亦稱神。詩雲。漢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是也。人鬼亦稱神。詩楚茨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是也。夔曰以下。史記亦有此文。非皋陶謨之脫簡也。苟爲脫簡。則皋陶謨何以此文固在乎。蘇氏以爲脫簡。謂舜命九官。無緣夔獨言功。蔡傳從之。

非也。此文在皋陶謨。豈夔之言功者哉。夫夔据實言之。於堯典言樂和之始著。於皋陶謨言樂和之終備。蓋此文同而上下之文不同也。且此經無夔言。則無以見夔之典樂爲舊職矣。其遽受帝命而不以讓龍者。何邪。哀十四年公羊疏。史記集解。引鄭云。石磬也。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言音和也。謂聲音之道與政通焉。蓋鄭不以爲脫簡也。周官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鄭以言此經非也。周官大司樂云。一變而致羽物。又云。四變而致毛物。此非徒以所養者言之也。漢志云。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未察樂和之漸也。夫鳥獸之物。皆任天而動者也。故先感焉。人則不皆任天而動者也。若虞賓丹朱之不

肖是也。故後感焉。神則德之至盛者也。非樂和之至。其遽能感之乎。故鳳皇神物也。亦後感焉。皋陶謨云。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蓋其漸也。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
惟允。聖在力反。讒士咸反。殄徒典反。行下孟反。

聖惡也。讒。譖。說。言也。殄。絕也。行。行事也。震。動也。讒。譖。之言。似達行事。及行其言。則殄絕行事焉。蓋是非大亂。窮無所之。故行事以此絕也。孟子所謂邪說害事也。此其所以動驚我衆也。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誠惡之也。納言官名。詩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命有出納。而官獨名納言者。重開言路也。命出而又納者。復命也。讒言無信。惟允者。察讒。

言之道也。允出則讒說不得藉發命而行。允納則讒說不得藉復命而行。舜卽位命官而終於命龍者。不察讒言。則凡政教皆亂也。論語言爲邦而終之曰。遠佞人。佞人殆。佞人者。讒人也。雖在舜世。猶不能無讒人。後世昧此。欲廣納言。而讒說乘之。適以取絕。事無如何也。惡烏路反。諧莊蔭反。

述曰。說文云。詭。疾惡也。讒。譖也。易說卦云。兌爲口舌。說從兌言。故爲言也。殄。絕。釋詁文。經云。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又云。朕言惠可底行。蓋言說之繇。所以行事也。蔡傳云。殄行者。傷絕善人之事也。則於經病添文矣。史記集解引鄭云。所謂色取仁而行違。則殄行之殄。鄭不遺之乎。史記云。朕畏忌讒說殄僞。蓋僞古通爲。謂行事也。史記正義以姦

僞釋之非也。殄絕姦僞。又何所驚邪。引詩者青蠅及烝民。文。周官宰夫云。諸臣之復。萬民之逆。鄭禮注云。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繇是言之。逆者。納言也。復者。納命而納言也。蔡傳於納言云。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此蔡據宋言之爾。後世職官沿革。非必盡同古制也。詩云。采芴采芴。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惟允之謂也。唐風詩人。其知納言者乎。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二十二。人。蔡氏謂四岳九官十二牧是也。此皆月正元日。格于文祖所命者。故有此總命之辭。此以見舜之官人。能

豫謀而速斷也。其總命者。皆命之以敬而已矣。時亮者。時皆相之也。天功者。天工也。史記訓天事是也。皋陶謨曰。天工人其代之。易之泰曰。輔相天地之宜。相息匠反

述曰。史記集解引馬云。契稷皋陶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敕。禹及垂已下。皆初命之。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書疏云。鄭以二十二人數。及斯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則鄭與馬異也。僞傳與馬同。夫契稷皋陶。帝申命之。非述其成功也。曰及。曰斯。曰伯與。垂諸之爲佐。曰朱。曰虎。曰熊。曰羆。益諸之爲佐。總命垂益。則其佐七人已統之也。且伯與猶伯夷也。今彊七人爲四人。曰及斯。曰朱虎。曰熊羆。遂以其名如禮所謂二名者乎。四岳一

人以爲四人而數之。固非不數之。亦非也。皆不如蔡義也。書疏引鄭云。自咨十有二牧。主帝曰龍。皆月正元日。格于文祖。所敕命也。今不出之者。以二十二人之說不同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黜丑律反
北音背

黜陟者。治道之大也。三載考舜。九載殛鯀。自堯時已然也。易之困曰。幽不明也。大傳曰。三歲而小考。九歲而大考。積不善至於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積善至於明。五福以類升。故陟之。是也。北。古通背。北。猶別也。凡相背。則分別也。黜幽陟明。則人知自奮。而衆功皆興矣。雖三苗亦黜陟而分別之也。蓋禹貢曰。三苗丕敘。謂舜攝政時。竄三危者也。皋陶謨曰。苗頑弗卽工。則不竄之苗。在舜卽位初言之爾。迨

卽位有年。則三苗終分別而卽工焉。此言舜卽位後。以時黜陟之效。自是三載一考。九載三考。在位五十載皆然。論語所以稱舜無爲而治也。

述曰。周官大宰云。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此周制之因乎唐虞者也。幽明。史記訓遠近。白虎通引三考黜陟。蓋讀幽明下屬焉。皆於文未適也。大戴禮云。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此其爲古訓乎。釋詁云。孟。勉也。勉者則必明矣。禮玉藻云。赤韍幽衡。注云。幽。讀爲黜。蓋幼者黜之省也。黜者。闇而不明也。五福六極。詳鴻範篇。書疏引鄭云。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北流之。檀弓疏引張

逸云。初竄西裔。後分之在南野。非也。以禹貢言之。三苗不敘。則竄西裔者。不爲惡矣。韓詩外傳云。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文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繇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請服。繇韓言之。有苗在南野。非分之在南野也。久喻教者。積年分北之道也。呂氏春秋云。舜卻有苗。更易其俗。韓非子云。當舜之時。有苗不服。修教三年。乃服。蓋以三年考之也。經云。分北三苗。又云。陟方乃死。言三苗服化。而舜以巡守死也。淮南子云。舜征三苗。道死蒼梧。此妄言也。北篆文作𠂔。與別之作𠂔。形相近也。吳志虞翻傳注云。翻奏曰。分北三苗。𠂔。古別字。鄭注訓𠂔。言𠂔。

猶別也。誠可怪也。段氏云。說文。儿分也。從重儿。儿。別也。亦聲。孝經說曰。故上下有別。說文。公平分也。從儿。公。猶背也。韓非曰。背。公爲公。吳語韋注云。北古背字。虞不知經文作共。輒改爲公。而以譏鄭。非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徵庸。召用也。在位者。上文所謂陟帝位也。舜生三十者。非無事而書。所以紀舜鰥在下之年也。徵庸三十者。試舜三載。受終攝政二十八載。其試舜末年。卽受終初年。凡三十年也。在位五十載者。舜格于文祖之後。在帝位凡五十年也。經曰。朕在位七十載。其爲文同也。堯喪三年。其初喪一年。卽二十八載之年。迨終喪又二年。今史不書者。史書堯

喪從可知也。孟子言舜以喪畢避位。是古者喪畢卽位矣。與周制踰年卽位不同。蓋舜年百一十二歲也。兩三十不稱載。至五十乃稱載者。省文也。陟方者。陟登其方。謂巡守也。周頌般之詩曰。陟其高山。序以爲巡守之詩。易之觀曰。先王以省方。陟方乃死。謂巡守而死也。守與狩通。國語曰。舜勤民事而野死。孟子曰。舜卒於鳴條。史記曰。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以上十五節言之。舜官人之明。禮樂之文。憂勤之思。君恭而臣讓。皆敬德之符於放勳者也。自舜始用之年。終其在位。堯舉舜而舜承堯。書舜之美。皆書堯之美也。所以繫舜於堯典也。般音盤

述曰。釋言云。徵召也。布衣召用。若漢徵賢良者。是也。周語

云。惟官是徵。孟子云。以其官召之。皆召用也。書疏稱鄭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然則鄭讀登庸二十。此古文也。今日徵庸三十。則僞古文爾。今不從鄭。何也。釋文云。江左元帝時。梅賾上孔傳古文尙書亡舜典一篇。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慎徵五典已下。分爲舜典。以續之。齊明帝建武中。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上之。今據釋文。是僞孔傳。稱舜年百一十二歲。實馬王之注也。則馬王本必曰徵庸三十。而非梅本之僞。亦非姚本之僞矣。蓋孔本堯典。終帝曰欽哉。其下經與傳皆闕也。釋文於僞舜典首云。姚所上。凡二十八

字。使孔本有慎徽五典已下之經。姚本敢僞舜典首乎。故從慎徽五典已下。釋文仍用王本。今書疏雖用姚本。而疏於此不言馬鄭王本之異。則非姚本之僞也。史記云。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又云。舜年三十。堯舉用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崩。此史遷以二十在位推之也。夫堯求異位。年已七十。將老而使攝也。乃越二十年而老乎。孟子言堯老舜攝。何爲引二十有八載以實之乎。經言殛鯀。在舜受終攝政後也。鴻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使如遷說。舜攝政八年而已。則鯀之治水九載。禹之治水八年。皆在二十在位之年。及攝政則殛鯀焉。是以子棄父。興禹而後殛。

繇也。則悖矣。書疏引鄭注。皆言鄭云。今獨言鄭讀此經云者。以經文經句皆異讀也。蓋古文徵庸三十。今文作二十。王充論衡從今文者也。引此經而斷之云。適百歲矣。僞孔離經。曰舜生三十徵庸。曰三十在位。蓋與王讀同。今稱鄭讀此經者。明鄭讀古文三十。爲今文二十。此漢注某讀爲某之例也。又明鄭讀登庸二十爲句也。中庸鄭注云。徵或爲登。此亦同爾。王本作徵。劉恕通鑑外紀引王云。歷試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載。此王本之經。三十不作二十。可據以明鄭也。釋文不言鄭本三十作二十。知鄭王本同。繇王言之。曰舜生三十徵庸。曰三十在位。曰五十載。曰陟方乃死。然則五十載云何。

其辭闕如也。五載一巡守。五十載非皆陟方也。僞傳云。卽位五十年。此姚之所采。馬歟。王歟。無繇稽也。夫以在位言攝位。而不以言卽位。而添卽位於五十載上。何邪。且王以歷試亦在位矣。則徵用之年。卽歷試在位之年。經何不言三十有一在位邪。蔡傳云。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卽帝位。又五十年而崩。蔡於史文似矣。然堯喪畢而舜避位。卽帝位者。實三十有二年後也。蔡言居攝。猶王言攝位也。古經之義。有攝政而無攝位。隱元年左傳云。不書卽位。攝也。又云。公攝位。而云。惠公之薨也。太子少。然則隱以太子少而攝位也。可乎。故隱之攝位。春秋不書之也。不書之者。不與之也。則堯老舜攝。

可推也。史記於堯云。令舜攝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避位。又於舜云。舜得舉用事二十年。攝政八年。而皆不云攝位也。豈不然乎。大戴禮云。舜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段氏云。二十以孝聞。又十年堯舉之。又二十年攝天子政。是爲大戴禮之三十在位。合之五十。則百歲也。非也。如其言。則二十後之十年。未及在位者九年。何以稱三十在位也。大戴禮實多亡闕。三十在位而上。當有若所謂徵庸者之文。如以禮文三十在位。卽爲三十徵庸。則其先不言徵庸。何以遽能在位乎。非立言之序也。然則禮文雖闕。三十在位。可爲古文之徵也。帝所者。帝位也。猶詩言自天子所也。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

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畝之一言。通上爲之。省文之例也。韓
子云。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升也。謂升天也。書曰。
殷禮陟配天。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
如言舜巡守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蔡傳從韓。而
不從其以陟爲句。謂陟方乃死。猶言殂落而死也。皆非也。
竹書紀年。竄僞之書爾。不足據也。詳書序辯。巡守下方。豈
不陟南嶽乎。禮器云。因名山升中于天。陟方之義也。詩殷
云。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隋山喬嶽。列子云。四方悉平。周以
喬陟。蓋謂斯也。曲禮云。告喪曰。天王登假。如以陟方爲登
假。則乃死之文。若綴旒然。經云。放勳乃殂落。豈言殂落而
死乎。若夫成王之崩。顧命稱之曰。惟新陟王。此與殷禮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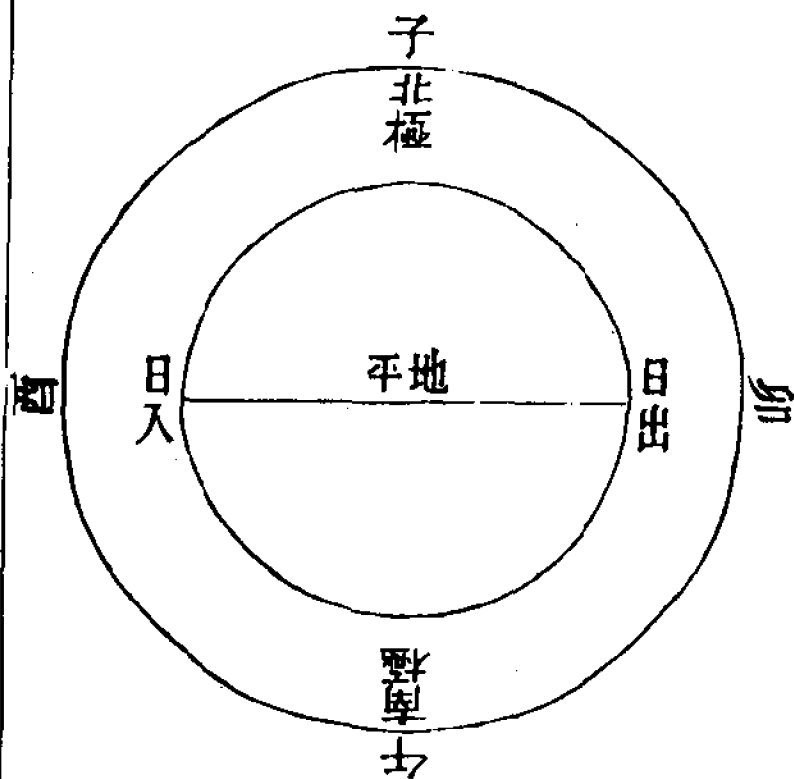
陟者同矣。然言陟不言方。亦不言方乃死也。引國語者。魯語文祭灋說同。書序云。湯伐桀。升自陟。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此或以爲北方之地也。書疏引鄭云。鳴條。南夷地名。蓋鄭不以爲北方也。地志多鑿。地名或同。未可執也。史記云。舜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今在湖南永州府寧遠縣東南。楚辭多以重華爲言。則舜南巡狩。必不誣矣。禮檀弓云。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蒼梧。今廣西梧州府也。三妃其二妃之譌歟。抑虞制歟。山海經以爲二女而已。其書雖古。然多誕。亦無繇稽也。大戴禮稱帝嚳四妃。其曰姜嫄生稷。簡狄生契者。今攷生民元鳥諸詩。皆不明其爲帝嚳之妃。則誣也。鄭禮注據之。而謂舜不告而取。不立正。

妃。但三妃而已。不亦誣乎。曲禮云。天子之妃曰后。蓋古者妃亦后之稱也。今既曰妃。則正其爲后矣。豈以帝之二女而事底豫之親。猶不序其正乎。書疏引鄭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蓋鄭明堯典之所以書舜事也。然其書舜事。爲史遷之附見焉。不有後於堯時者乎。鄭於義未悉也。或曰。自月正元日。至陟方乃死。史記舜本紀多據此文。此當爲舜典。而舜典非亡也。大學引書。此稱帝典。則古無堯典舜典之名也。非也。孟子引書。固稱堯典矣。舜典既亡。今必以爲盡於舜本紀者。鑿也。段氏云。堯典記事之文。非若後世之求工也。而其工莫尙焉。蓋以左傳季文子釋經者言之。其言舜臣堯之時。舉八愷而無廢事。則禹作司空。稷播百穀。

在其時矣。舉八元而無違教。則契作司徒。在其時矣。流四凶而無凶人。則皋陶作士。在其時矣。皋陶者。八愷之庭堅也。史以禹稷契皋陶之美。皆舜之美也。舜之美。皆堯之美也。欲以歸美於舜者。歸美於堯。故從慎徽五典已下。二十有人載已上。皆爲隱括之辭。此史之無意爲文。而文獨至也。以放流竄殛。類敘於象刑之下。因枝以振葉也。以禹作司空。棄后稷。契作司徒。皋陶作士。補敘於詢岳之後。因尾以見首也。前略而後詳。前闇而後明。渾渾無涯。而其工若此。段氏之說。其知古稱經學爲文學者乎。然其所謂補敘者非也。舜卽位命官。申命焉。亦新命焉。皆直敘云爾。且易著脩辭之義。若論語所謂草創之。討論之。脩飾之。潤色之。

者皆非無意爲之也。禮學記云。一年視離經辨志。鄭禮注云。離經斷句絕也。此所謂句讀者也。昔人稱祕省校書之例。句可絕而讀之者。離於句之旁。則謂之句。易彖云。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其例也。句未絕而微讀之者。離於句之間。則謂之讀。易彖傳云。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其例也。讀之之讀。入聲。句讀之讀。去聲。音逗。其義亦若逗焉。蓋後世以四聲而異也。凡經之注。繇乎經之句讀而行。有如水之注者矣。古之釋經者。皆稱曰傳。今注之稱漢則有然。自鄭注始也。雖然。水之注。不有待疏者乎。治經猶治水。其疏之宜也。此六朝以來。羣疏所繇作也。若論語之家。梁皇侃疏其著也。

堯典天象圖



凡堯典述疏言厓象者。皆此圖之說也。以意通之。則圖不多而已具矣。蓋述疏欲句中有圖。如鄭氏通志云也。今舉隅焉爾。

尚書集注述疏卷一終

門弟子校聚於讀書堂